



西江志卷第一百八十二

藝文序六

明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宋 濂

金谿吳君仲實省其兄國子助教伯宗于成均伯宗以予為友也偕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溫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慎而甚文固已知其才矣既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辭繁而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斂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鮮不能通勸之仕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益信焉士之患嘗在乎內虛而外銜學未聞道而慕乎爵祿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動人猶以絢蒙錦也久則著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中譬之土木之質而文繡加焉其始非



不眩目凝而視之則可醜矣古之君子是以勤乎其所當修者而不敢計乎其外也今之士則不然未有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用其未得則沾沾以自銜既得之則又薄卑而思尊此崇替起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之既至而以為不足年及可仕而以為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賈乎當衆人競取之時則棄之競鬻之時則寘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鬻則已鬻必獲鉅萬之富安知仲實之棄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乎仲實歸其兄之僚咸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也故為叙以贈之

漢天師世家序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傳同虛徵濂序其首簡濂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為序其世系

表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況於神明之胄理有不可得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濂因據氏族羣書補之復用史法畧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戾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趨趨生骼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昭戾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文成戾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疆及不疑不疑嗣戾生二子典高典生然然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乘千秋千秋字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睦述其後多以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為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二
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覺覺生起起生桐柏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玄教之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絕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于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修煉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滙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祕文於壁魯洞俄住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丹書及道旣成聞巴蜀沴氣爲人菑銳意入蜀初居陽平山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

屢授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醜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昇壽蓋一百二十有三云衡字靈真有長才詔徵黃門侍郎避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魯字公祺益纘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虎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米納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爲列侯女歸太祖子彭祖

魯死謚原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
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
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啓冢驗之唯冠履
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召之不至椒生回回生迴迴生符符
生祥祥字麟伯隋洛陽尉能吐丹冥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
祥生通玄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
宗問治國恒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光光生
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亡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
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攜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願願生士元
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
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謙謙生秉
一字温甫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

雷即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小蛇百餘秉一生善善生季文
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頗衆乃鑄鐵環券數萬繼之季文生
正隨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至闕賜號真靜先生後凡稱先生
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正隨生澄素
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
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
敦復無子從子葆真先生景端嗣亦無子從弟虛靖先生繼
先嗣繼先字嘉聞五歲不解言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
崇寧初解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霆磔蛟死
於水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
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手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
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兩三日乃止授大虛大夫不拜詔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二
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
學道者恒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
天慶觀索筆寫詩隱几而化葬于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
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鳥一隻令
達嗣天師家嗣天師大驚使人啓龜山之窆唯一鳥存繼先
無嗣以象中之孫時修嗣時修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
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奸乃從時修生正應先生守真守真
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產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
去後定濤江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真
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
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
從子妙觀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

皆嘗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素提刑甫請可大治之
殛死大白蛇水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禱之雨作而蝗殪敕
受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
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
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
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
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賚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
應沖和真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
牒度人爲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玄弘道
廣教真人賞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棣無子弟與材嗣與材
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大
德二年海寧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

西河志 卷一百八十二 五
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符踊躍出者三雷電晦冥殲怪物
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
間得母有災害乎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
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
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
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劾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
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
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德卒其子正
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即今天師國朝
六觀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
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上復賜以褒文稱其瞳樞電
轉法貌昂然人以爲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爲玄應

故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東謁蒼海君
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爲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
圯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于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
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遊實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
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被除陰慝一
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之修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橫
遭天闕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
不裹糧居者不捍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
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禪至化奚翅古諸侯之
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
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
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充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

西漢志 卷一百八十二 六
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爲阜隸者有不免焉其視玄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爲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是而興者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曾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旦初所爲文凡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提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于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當世其大本旣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

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於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

其文理之燦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連貢於鄉科目既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于動靜者久聲光熊然起士林中予取而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相與論文甚驩故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呂氏采史目錄序

皇帝既正宸極龕定幽燕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慨然憫勝國之亡其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啓十三朝實錄建局刪修而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士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

史成自太祖迄於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錄史臣無所於考闕畧不備於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有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於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呂仲善司饒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奏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輯爲一有涉于番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若錫與巡幸宮中隱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羣儒家集莫不悉心諮訪且遣儒生危於懔等分行乎灤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開局

西漢志 卷一百八十二
於故國子監至冬十有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計者八十擇
高麗翠紙爲之衣舁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乙未
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一
吸一呼冰生髯間已未至濟南其諮詢大畧如北平時又明
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搨碑文北平四百通
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輦還京師已
而諸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修成績史四十八卷夏六
月復詣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爲丞且以史事之
重不可易視也集爲目錄四鉅編上之而藏其副於家徵濂
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旣著資治通鑑又畧舉事目年經而國
緯之名曰目錄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今備述采史綱領明
其事之良艱示後人以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厚於

仁則一而已嗚呼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衛紹王之朝記注
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者豈
不有勝竇祥楊雲翼之所錄哉順帝一紀卒得爲完書皆仲
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濂待
罪國史故不辭而爲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旣沒其子中衛經歷仰發其平日
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閩海昭回從政丙午居賢前後編
凡九藁及逾海逾遼二志通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
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祿詞林修史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爲
後三年仰之弟儕復走南京申前請爲尤切濂將焉辭惟曾
氏出於邠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鞏

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
燦驚奔放雄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最爲學
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
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
孤行於二公之後司農從孫季狸早從呂居仁徐師川遊又
能大肆於文言質而義正乾道淳熙間羣公多畏敬之自時
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
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
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遊鑽研六經孳孳唯
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裹糧往叩之胸中疑難一
旦冰釋自是達之於文奮迅馳騁皆足以如其志至正辛巳
嘗舉于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不赴

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
行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
已而復爲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名位既顯海內求文者接
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
文定公爲師故其駿發淵奧黼藻休烈起伏斂縱風神自遠
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馳蟻封也朱絃疏越大音希聲而
一唱三歎也濤起阜湧颺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
代之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濂也不敏幸識先
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
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於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
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于先
生者矣先生名堅子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

其姻家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皇明雅頌序

皇明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襲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柰何今不得爲古猶古不能爲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爲謂之同江河治汙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爲知其爲大同期歸於道焉爾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柰何天聲和于上地聲和于下人聲

和於中則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爲雅頌被之絃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腎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於清暉者其情沉而鬱業之不專者

其辭蕪以龐無所授受者其制澀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於五者之外也濂於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於詩况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於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砮周澹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摧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反徵之于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

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熾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臨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日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迴曠終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由曲江翫韶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斟蒲澗泉游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寘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

西漢志 卷一百八十二
三
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
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諉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
以繆悠之資玩時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
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
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詩其知詩決不
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一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
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
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
亦嗜於詩蓋得劉之傳者也

竹亭王先生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蓋和順積于中英華發於
外譬若水懷珠而川媚石蘊玉而山輝其理固應爾也不然
則其本不立其本不立潢汙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枝露蘊西
折而東萎欲以示悠遠於人抑亦難哉濂於西昌王君子與
之文不能無所嘅焉子與爲人秉剛而守毅葆醇而蹈道其
律已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貳其節
壹履乎塗轍之正不違乎繩尺之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
也故其發之於文根柢于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
弘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
之論者咸謂類其爲人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夥矣抽
青婉白組織文繡柔筋脆骨點綴形似徒夸艷乎凡目已違
拂乎恒性所謂蠟其言梘其貌者其視子與有德而有言殆
猶魚目之於夜光嫫母之於西施也歟然而駑駘恨劣逸驥
難攀雖幸同於遺軌竟莫繼于後塵蓋山林之日長道德之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二
功深子與則有之矣鹵莽而耕滅裂而報若濂之進寸退尺者豈不爲甚愧者焉子與不我鄙夷俾序其首嗚呼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秦漢以來班馬之雄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乎此也子與功深力久必抽其關鍵而入乎閫奧矣他日投簪東還尚迂轅載酒從子與問之

泰和劉氏先德錄序

惟劉姓出自伊初其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爲名事夏孔甲爲御龍氏子孫在商更爲豕韋氏又更爲唐氏至周又更爲杜氏杜氏生士蔦爲士師因官命氏又更爲士氏至晉士會入秦雖復歸於晉而子孫留秦者遂稽劉累之名別姓劉氏此得姓之所由始凡六更矣自秦歷漢世有其人而

劉氏蔓延於四方其在今廬陵者實出於發之後蓋發生倉倉二十餘傳始自長沙遷金陵後唐天成間復自金陵遷廬陵之泰和圖譜之家可徵也或謂從彭城徙建業又徙西昌者殆與所聞異辭泰和之傳况與兄雅弟戎皆通文學雅生俊戎生光而絕况生巖峯岑崑萃崑生遜遜生樞樞生諒諒生利濟利宿利簡利槩遺胤日滋分爲四巨族宋自嘉祐壬寅至寶慶乙酉一百六十四年中舉進士者二十有二自熙寧丙辰至寶慶丙戌一百五十一年中擢進士第者八授經於庠序蜚聲於州縣遐邇相傳以爲盛事鄉邦之間推故家文獻者必曰泰和劉氏云况之七葉孫宗回思世系相傳久而或紊也始重著譜圖一編十二世孫黃陂令宣復增修之十六世孫鐸復益廣其未備首譜其宗支次表其世科次輯

其遺文而名公卿之爲劉氏作者亦類輯焉通名曰先德錄
鏐之三子麓崧埜復旁搜曲探倘可入編中者悉謄附焉亦
可謂不忘其先者矣崧與濂爲文辭交力以首簡請爲序歐
陽氏有言曰自受姓命氏以來歷唐虞三代數千載間詩書
所紀各有次第豈非譜系傳之百世而不絕歟嗚呼此濂因
崧之請而重有嘅於斯言也士大夫間孰不曰尊祖而敬宗
孰不曰辯同而別異及叩其所自出輒舌彊不能下甚至王
父之字有不及知者其所以遠於禽獸者幾希此無他詩書
之澤弗加譜牒之修不謹不知玩愒之弊遂至于此也有若
劉氏恪守明訓集其承傳次第垂二十代支析派殊整比可
觀非世濟其美而能然耶自時厥後苟引之而弗替雖至於
百世不絕可也劉氏之子孫尚慎旃哉抑濂觀劉氏之中利

濟則輸家粟以給邊餉好先則折獄不阿人莫敢變或欲鑿
庾嶺以通漕運復論罷之懈則憫饑氓輕陷法網而出諸死
地令猷則辭迂吏白金毅然弗之顧幼文則捐縣帑以紓長
沙制帥之難是五君子者其事多可稱而懈及令猷實同年
進士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爲銘其墓是宜後人之所
取法濂所深望者非特繼修其譜圖而已也劉氏之子孫尚
慎旃哉崧元名楚至正丙申曾用試取江西鄉試第二十一
名文解今入兵部爲職方郎中階奉議大夫文章政事見重
當時人謂能世其家云

清嘯後藁序

詩之爲學自古難言必有忠信近道之質蘊優柔不迫之思
形主文譎諫之言將以洗濯其襟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

裁低昂其音節使讀者鼓舞而有得聞者感發而知勸此豈
細故也哉柰何習之者多如牛毛而專之者少如麟角也廬
陵胡君山立生文獻之邦抱英銳之志敷歷仕塗綽著聲譽
粵自戎幙至躋法從雖著勤勞之績不忘賦咏之事風雲月
露有以感夫中花草蟲魚有以寓乎目與夫人事酬酢時物
遷移皆見之篇翰焉日積月盈分為清嘯前後二藁前藁則
國史危公既序之矣予來京師復得窺其後藁而胡君遂徵
爲之序予披繹再四因作而曰正音寂寥久矣誕者流於荒
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麗
者流于滂犖而不潤其音節體裁之乖方文藻襟靈之弗暢
具有之矣詩之爲道其果如是乎哉有如胡君之作命意深
而措辭雅陳義高而比物廣其殆庶幾有忠信近道之質者

歟蘊優柔不迫之思者歟形主文譎諫之言者歟此予不能
不撫卷而歎賞之也予也不敏以荒唐之資操褊迫之行雖
自漢魏至於近代凡數百家之詩無不研窮其旨趣揣摩其
聲律秋髮被肩卒不能闖其閫奧而補於政治其視胡君之
作得不甚愧矣乎然而穹亭邃館必壓以呀然之獸鉅人元
夫必冠以峩然之弁雄章俊句必首以傑然之文嗟予何人
尚敢爲胡君之詩之序乎牢讓再三竟不獲命斐然有作情
見乎辭

送鄭君序

王 禕

豫章鄭君士亨之東遊也與予相好爲最深君氣銳才富昌
而爲文如逸馬健車馳乎九軌之塗捷不可及如奔湍怒濤
之在江河浩乎莫之能禦也其自見者既如此而尤樂於取

友雖以予之無似亦辱與之定交不寘君之於我厚矣竊願
有以質於君夫文者才與氣爲之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
不有才驅氣駕而爲文非才與氣不足以爲文然徒恃乎才
驅氣駕則歲愒月邁氣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有時
而躓矣蓋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于學者也孔子曰吾十
有五而志于學我學不厭所謂立志於學也孟子曰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志壹則動氣所謂氣稟於志也苟非有志以基
之有學以成之氣有不衰才有不盡而文有不躓然者未之
有也抑聖賢之基乎志以成乎學者非徒欲見於文而已也
夫文者聖賢不得已而托之以垂世者也六藝之述七篇之
作出於歷聘不遇之後而荀卿揚雄亦皆老而著書當其歷
聘而未老也固蘄有以見諸用也及卒於不用而後托之於

文則文者豈非聖賢不得已而爲之者乎後之人志未立學
未成大之不圖用天下國家而小之不思爲天下國家之用
汲汲焉鰓鰓焉徒因其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惟詞章之爲務
雕刻藻績以盜名而譁世卒亦歸於泯滅而無傳其於聖賢
之道不已末乎斯言也予之所夙聞者也以君之厚我不能
不爲君道也予有志而學未成者道所聞以質於君者幸
君之輔我使底於成也士亨謂予今茲別去當入山益深入
林益密而愈益肆力於爲學嗟乎君之志予之志也於君之
別其能不自愧乎詩云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予所望於
士亨故序之以識別

贈陳伯柔序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文儒焉曰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文

正之學主於爲經其於羣經悉釐正其錯簡折衷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該洽封殖深固視漢儒之顯門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主於修辭其於文辭養氣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凡以載斯道而傳之世故其羽翼聖教黼黻人文卓然爲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學雖其逕庭有若異嚮然要皆聖賢之爲道其趨一而已矣後學之士烏可妄議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遊者衆矣而以里中子受業其門者有陳君伯柔焉伯柔之學爲經則推本於文正修辭則取法於文靖淵源之所自誠有不可誣者以余所交二公之門人如伯柔者何其不多見也於是二公不可作矣故余獲交於伯柔不異聆緒論揖聲光於二公之門不知生世之晚也伯柔識見高

邁而篤於自信操志秉節不務諧於流俗遭世多故益將韜晦不苟事仕進蓋庶幾立言以踵二公之軌躅而今年幾六十亦旣老矣昔者伯柔之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爲伯柔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於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於伯柔者甚至也於今已三十年余嘗讀其文而深慨焉前哲日遠斯文之墜緒猶千鈞之一髮纘而承之其不在於人乎伯柔用辟舉而起再調官於越之諸暨夫今之官州縣者第從事於簿書期會此何足以盡人之所長余故於伯柔復舉虞公之論以爲言是則伯柔之所任者其亦重矣而余何足以知之書以識別以見余之知伯柔者固非苟焉而已也

楊季子詩序

故贈太常禮儀院判官楊君季子詩集三卷其友涂穎屬余序君諱鑄其字季子豫章人也楊氏在其鄉世以文學稱至季子之兄諱鎰字顯民益以所學自名其家而尤長于詩其詩淳厚典則浸淫於魏漢視唐宋不多讓也然韞道蓄德不屑爲世用竟以終其身季子承家學之懿所爲詩視顯民體裁風致若出二律至於冲邃幽靚之思往往能道人之所不能言則蓋有不相蹈襲者矣用是與其兄齊名至正初季子遊京師朝廷方修三史用薦者以布衣入史館爲校勘史事畢調唐元衛教授出爲德慶路知事尋由廣東帥府都事入爲中書檢校官於是天下已多故朝廷遣名臣經畧江南得承制行事季子辟從事以行至閩中遽以疾不起蓋其才甚富其志甚遠庶幾見於事功有以自暴於世矣而天不假年

不克盡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爲其所賴以傳世者獨其詩而已嗚呼君子之傳世不必同也或見於文辭或著於事功要其所以自致者何如耳若季子兄弟雖出處有不侔然其于詩皆能自致於不朽豈其托諸文辭者猶其施諸事功也歟季子平生所爲詩亡慮百千篇游罹兵革橐軼不存涂君得十一於千百僅僅若是與余言而深惜之余以謂文章所爲傳世者以其精不以其多也古之人嘗託片言半簡而傳矣使季子之詩皆可傳也則雖此三卷不啻足矣而又奚惜哉獨憶予年廿七八時在京師季子不鄙其晚出也言於丞相太原賀公曰宰相安可失此人會余南還且世亂聲迹遂不相聞及今十有五年而季子死久矣然則季子之知余甚厚而余言固何足爲其重輕也姑述其志行之大畧序

諸卷首俾讀其詩者知其人焉爾顯民之詩有武威余公關
臨川危公素所爲序論次已詳以其宜互見也茲故反覆併
著之

廬山遊記序

匡廬奇秀甲天下昔有是言也歲丙午秋余自左史補外佐
郡南康而郡實治廬山之陽然自十五年來兵燹游罹凡山
水名勝之窟皆爲荆棘虎狼之區人迹所通僅一二數而已
暇日往遊焉遊輒紀之以文蓋以慨人生之如寄而勝踐之
不多遇也

練伯上詩序

大江之西近時言詩者三家曰文白范公德機文靖虞公伯
生文安揭公曼碩范公之詩圓粹而高妙虞公之詩巖峻而

雅贍揭公之詩典雅而敦實皆卓然名家者也繼而作者復
有吾練君伯上焉伯上之詩溫厚而豐麗足以紹其聲光而
踵其軌轍者也其少時所爲虞公蓋嘗序之公歿且二十年
伯上近歲所作不及見矣以故伯上復徵余爲之序余因序
其後曰古今詩道之變非一也氣運有升降而文章與之爲
盛衰蓋其來久矣三百篇勿論已漢以來蘇子卿李少卿實
作者之首此詩之始變也迨乎建安接魏黃初曹子建父子
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相爲倡和正始之間嵇阮又繼作
詩道於是爲大盛此其再變也自是以後正音稍微逮晉太
康而中興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左太沖皆其
稱首而陶元亮天分獨高其所自得殆超建安而止之此又
一變也宋元嘉以還三謝顏鮑者作似復有漢魏風然其間

或傷藻刻而渾厚之意缺焉視太康不相及矣齊永明而下其弊滋甚沈休文之拘於聲韻王元長之局於褊迫江文通之過於摹擬陰子堅何仲言之流於纖瑣徐孝穆庾子山之專於婉縟無復古雅音矣此又一變也唐初襲陳隋之弊多宗徐庾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皆溺於久習頽靡不振王楊盧駱始若開唐之端而陳伯玉肆力于復古此又一變也開元大曆杜子美出乃上薄風雅下掩漢魏所謂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風騷而友建安與杜相頡頏復有王摩詰韋應物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以及錢郎苗崔諸家比比而作既而韓退之柳宗元起于元和實方駕李杜而元微之白樂天杜牧之劉夢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詩道之盛於是爲

至此又一變也然自大曆元和以降王建張籍賈閬仙孟東野李長吉溫飛卿盧仝劉叉李商隱段成式雖各自成家而或淪於怪或迫於險或窘於寒苦或流於靡曼視開元遂不逮至其季年朱慶餘項子遷鄭守愚杜彥夫吳子華輩悉纖弱鄙陋而無足觀矣此又一變也宋初仍晚唐之習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楊大年劉子儀皆將易其習而莫之革及歐陽永叔乃痛矯西崑之弊而蘇子美梅聖俞王禹玉石延年王介甫競以古學相尚元祐間蘇黃挺出而諸作幾廢矣此又一變也建炎之餘日趨於弊尤延之之清婉朱元晦之冲雅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固燦然可觀抑去唐爲已遠及乎淳祐咸淳之末莫不音促局而器苦窳無以議爲矣此又一變也元初承金氏之風作者尚質

西漢志 卷一百八十二
三
朴而鮮辭致至延祐天曆豐亨豫大之時而范虞揭以及楊仲弘元復初柳道傳王繼學馬伯庸黃晉卿諸君子出然後詩道之盛幾跨唐而軼漢此又其一變也然至於今未久也而氣運乖裂士習遽卑爭務粉繪鏤刻以相高效齊梁而不能及伯上於斯時獨不移於流俗益肆其學而昌于詩藹然和平之音有融暢之工無藻飾之態凡出處離合歡忻憂戚跌宕抑鬱之思無不託於是焉此所以自成其家而無愧也余嘗聞之楊公之言曰詩當取材于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也黃公之言曰詩貴乎平實而流麗也嗟乎言詩之要無易於此矣讀伯上之詩者合二公之言而求之則其爲詩可得而識也伯上與予同官爲左右史相知也厚故因序其詩而歷道古今詩道之變而與之商略焉

送劉志伊序

至正九年禕在京師獲識宜春劉君志伊而內交焉禕旣倦遊而歸志伊尋亦南還將以采選天下之文章復相見于錢唐十一年十月也旣會且別禕於是慨然爲之言曰古者天子巡狩則諸侯各陳其國之詩以考政治之美惡而輶軒之使又行天下采詩以觀風今也不惟諸侯不復陳詩而輶軒之使亦不復行韋布之士如吾志伊顧汲汲以采選天下文章爲已任圖以彰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若志伊者不亦有志之士哉蓋禕聞之文章之在天下非一人之所爲也散見而雜出傳聚而廣藏求之蓋甚難也夫其人之顯而在上者其文章亦顯而易求故國朝文類之作真定蘇公采之頗悉若夫山林巖穴之士文章雖工人或鮮知之知

之鮮則不能以盡求求之不盡則人將有不公之論矣此昔人所以有難於此也抑采之非難也而選之爲尤難是故漢以下有文選唐文粹梁昭明姚鉉皆以後人選前代之作東萊呂公之于宋文鑑亦僅止於宋南渡之前而鮮有以時人選當世之文章者以時人選當世之文章則惟蘇公之於文類而已是故前代之是非易定一時之取舍難專以昔人之所難而志伊且將繼文類而有作焉則吾謂之有志之士豈不信然哉雖然文章經國之大業也昔之論世者以此識氣運之盛衰觀人者以此別才器之遠近猶所謂見禮聞樂而知德政者也有志之士采而選之惟圖以彰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至于采之不能皆遍選之不能無遺亦將末如之何矣此禕於志伊之別所以重有慨也志伊之別

也錢唐之士大夫咸分韻賦詩以餞之禕不佞輒繼作者之後道所願言者書以爲志伊贈

友古齋詩序

梁寅

吉之西昌有良士曰鍾君仲輔余識之京師旣而語余曰吾燕居之室名之曰友古同志者從而咏歌之于盍爲之序乃序曰夫友乎古者非徒曰居巖谷而偶木石也又非曰晞巢由而慕黃綺也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尚論云者將以品量千載之賢哲而後友之也故周子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友古者必如是斯可也伊尹之爲人也必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必使其民爲堯舜之民懇懇乎其忠也惓惓乎其仁也若是者吾固願友之矣而懼其不吾與也何也以吾之志或未之似也顏子之爲人也簞瓢之食

而梁肉之美陋巷之處而廣廈之同雖菲糲弗恥也雖卑隘弗厭也若是者吾亦願友之矣而懼其不吾與也何也以吾之學或未之逮也今君之友古而持其志也為斯學也則處以善身仕以行道於古之人奚愧哉夫古之道見賢者而愛之至慕之切則必見之咏歌焉君之既友乎今復友乎古吾將見其咏歌之不已而古道之盛於今君不為無助余之倡以是言也庶無愧辭哉君近以賢良徵授會稽主簿是行也繇公事至京師余雖老嘗願賢才之力行古道以為世用今獲以文辭結知於君子者亦幸也

江西貢院唱和詩序

余觀古詩之作也必有為而作皆足以興起夫人心焉故定之方中為營室也泮水為興學也于旄為見賢伐木為燕朋

友也若是者人心之興起宜矣天朝於九州平定之初詔以明經科取天下士洪武三年秋八月江右十三郡之士雲集於文場于時行省參政滕公按察副使安公同莅貢舉事行省都事馬侯道泉按察經歷劉侯景文實左右之劉侯賦詩以歌盛美而兩府之賢咸和考試六人則余與番陽蔡深淵仲豫章傅箕拱宸臨川張潔以修何淑伯善河南艾實若虛及凡在貢院者無不屬和金玉之章前陳後列嗶嗶乎洋洋乎如八音之並奏雖聲之不同而同合於太師氏之律呂何其美哉既寫成軸劉侯命序之余謂大藩之選士而升之朝甚盛事也其方之營居室修學宮見賢人燕朋友不猶重乎哉宜和之衆而傳之久矣抑是詩也獻賢能之書有日矣士之獲薦者方于于然而來兩府之大臣賓之于庭歌鹿鳴之

西平志 卷一百八十二
章以爲餞詩之作也又安得而已乎余歸山中雖不獲與而
篇章之傳者余尚願見之

谷平李氏族譜後序

唐之西平王功冠於天下望重於當時其有子十五人史稱
之曰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則其後之蕃衍者宜也吉水谷平
之族謂本於西平余觀其譜蓋信而有徵者西平之第七子
曰憲官至嶺南節度使隴西郡公公之長子游爲袁州刺史
故公晚而就養於素卒葬分宜之全化鄉阡曰紅化鄉于吉
水爲近其可徵一也袁州使君之子丕丕子遵遵子華華子
唐唐字祖堯爲徙谷平之初祖具載之譜其可徵二也宋之
鉅儒序其譜志其墓若歐陽修胡銓周必大謝諤楊萬里皆
云谷平李氏爲西平之裔其可徵三也譜云谷平之族當宋

世以世胄而仕者九人登進士第者十人特奏者十七人舉
於鄉者二十六人繇軍功進者二人歷元至今朝其仕者亦
十五人李氏居近地若廬陵之朋田福塘河源瑞陽之上高
分宜之白芒新喻之白水渠上皆本於隋西公然其盛未有
過於谷平者也豈非其先之多賢者是以久而弗替耶譬之
木焉其壤之沃則植之也茂根之鉅則發之也繁理固然也
吾子岷續娶李氏其兄澄原以其譜示余道其從父前宜山
縣尉綱之意曰願有述岷叨恩天朝授桂林靈川丞而李氏
之俊曰鳳臨濠貳守撫龍虎衛知事鳳與岷前後徵親親之
誼余其可以無言乎夫褒人之先以勵人之後也使谷平之
後咸思夫世德而有立于斯世其不有光於前哉此余所以
深有期於其宗之賢者也綱字尚文撫字伯謙鳳字子儀

浯溪傅氏族譜序

臨江之屬縣清江相距一舍許有樂地曰石頭里者傅氏世家焉余嘗閱其譜有曰署始居石頭里者其後五七府君分徙居於官塘莊即吾渝之北而水之名曰浯溪府君子孫世居之其六世少一評事勲業顯于世名譽昭于時而同宗者各有散處或遐或邇邇則邑之伍塘井鋪賚塘雲定羅坊市萬全市遐則淦吉袁筠分寧湖廣暨二廣兩淮等凡百餘族如水流異而源則同也木之枝分而本則一也予衰老巖棲同里傳聘君存義令其子姪季良孟東從予受經學予與祖子孫三世交遊一日存義以浯溪之譜相示蘄予敘之且曰浯溪之祖五七府君繇石頭而始後之子孫繼繼承承蕃衍盛大逮世道異兵革興同宗者相應相求其存其歿欲修其

譜序其概庶後有所考予語之曰士大夫之樹立有委之命者有責之已者以爵榮於時以財雄於鄉君之先固有之矣斯係之命者也然則以學飭于躬以德被于人君之先亦有之矣是又當責之已者也浯溪之似續觀於是譜宜勵其在已者以俟其在命者斯可矣若夫昭穆之別長幼之序親疎之分恩義之施猶在存義之爲倡率也其勉之哉君之子姪曰伯常孟常孟東孟浩孟仲與季四良皆讀書之秀彥也寅記

送歐陽原春致仕序

吳伯宗

洪武四年秋江西鄉闈試多士袁分宜歐陽貞字原春以易貢居上列明年赴京師授汴考城簿越三年調扶溝又三年報政于朝以年踰六十請休天官爲言之中書以聞得賜還

家濱行士友賦詩以餞而屬予爲序惟士生天地間稟扶輿
清淑之氣加磨礪銛鏃之功發而爲才爲德以用于時而濟
於物人得以受其惠已得以顯其名學不爲空言仕不爲竊
祿可謂宜也已一旦黃髮鮐背政成名遂歸于其鄉輕裘緩
帶雍雍于于鄉之士歎息稱賢又何其宜耶是故幼而學壯
而行老而休天下之通義也若歐陽原春宋太師究國文忠
公之族孫元翰林承旨楚文公之族子見聞世家之盛故學
焉而得其道仕焉而得其政休焉而得其志三者無一不慊
焉豈不爲咸宜也哉孔子言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原春習易
之文而通其義其出處進退之咸宜也咸宜則義矣予旣嘉
原春之義又樂夫先賢之流風餘韻久而不墜也於是乎書

送汪子昭序

朝廷以明經詞章才幹求士山居林隱深藏而不市者悉羅
而致之下無遺士焉士旣被禮羅至京師天官上大夫定其
論而官之大小高下易劇隨其材器而任之靡有置而不用
者由是而得超然辭榮以終遂山林之志士論莫不榮而羨
焉然亦甚鮮矣吾邑汪君子昭負才名三十餘年敏於文篤
於行恬於仕進家乎清江之濱與禽魚爲儔侶雲物爲朋徒
其超然遠遜之志素莫可奪也今年秋邑大夫奪其志强薦
之朝天官第其班上列將委之重而躋之膴仕君確守初志
請于天官曰鄙人老且疾弗任事事日褻衣我冠章句而已
爾實不適厥用非敢愛身懼遠官謗敢以懇請天官初不聽
君執益堅歷數月僦室寓食囊且罄同列者數百人各先後
授官去君一不爲之動請益力天官察其誠檄太醫審其疾

惟信乃爲之白中書以聞於上得賜歸遂厥志焉噫懷沖退之志於有爲之時此士所以羨慕而不能已也清江悠悠可
以處休某水某山式邀式遊余未得從君以夷猶也故於其
歸爲之序

善山徐氏交柯亭詩序

善山徐君子直頃以書來言曰諒之先世繇鍾陵徙撫之金谿南里曰西坑自徐氏居之因更名曰善山四世祖立道公精圭臬之學始築室南坡取株樟二木手植於庭相去間二丈曰異時庭木交柯吾子孫必有興者五傳而至古樟居士家益大族益蕃自是總麻之親不啻五千餘指雖通塞不齊要皆歸于爲善人咸以爲交柯之驗二木近毀于兵得高士方方壺爲寫其狀先公手植宛然在目願有紀焉使覽者之

有取也嗟夫徐氏一緒之善肇於偃王之仁柔成于孺子之貞介綿於徐卿之積累已邈乎其遠矣善山之族復萌蘖於五季根株乎皇元至于蒼蔚茂碩駸駸乎數百歲而有不可泯焉者山川爲之改觀居里爲之易稱草木爲之暢茂豈偶然之故哉是知善者亘古今彌穹壤一息靡間顧克之存乎人耳予嘗有感夫古者聖人封植之異若神禹之柏孔林之檜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瑰怪偉特非常情所能識也近代如王氏之三槐取必於天而天弗違交柯之事視三槐爲近之蓋封之植之有不在於草木者矣然則後人其保之庶幾徵於將來者滋未艾也

樂大成白泉詩集序

王沂

今之論詩者多矣往往昧其派能知派者又往往失賓主之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辯夫江西詩派自晉徵士陶元亮始陶世寓九江則主江西之詩派者元亮也自吉州得審言爲參軍泰和得山谷爲知縣說者始有祖杜宗黃之論蓋謂詩道之不振于西也嗚呼江西詩可少哉元世工詩達而在上者多江西之士則江西之士豈直與唐諸子相伯仲哉其尚晉者故不可一二數也予嘗持是說爲多士倡知己者同然一辭其不知者固自若也樂君大成與予兄弟交相好志相得每語必相契故搢擢腸胃專一心志奮以雅道爲已任由其才清其學苦其志確五言古體宗元亮而上溯漢魏歌行洎五七言律宗少陵太白他如樂府絕句等作則專主王昌齡杜牧之李義甫諸君子其立心如此故詩有可以興觀羣怨者吾邑山水之秀麗稱西鄉西鄉之士余得二三人焉大成其一也明毛氏詩貢

秋官再不偶於有司遂決意於詩詩名燿然起縉紳聞其得壽雖不多而得名極早論者惜之予獨以爲名之存猶年之永也其長子金積白泉稿得若干詩將毀梓以傳四明烏先生斯道序而評之詳矣予與大成爲忘年交知其立志之高用心之苦而非宗黃者因序江西之派與斯道互相發明俾同志之士知大成爲西鄉之才予其詩可傳無疑若家學之顯將必自其子若孫振之此其兆也

遊青華瑞芝亭詩序

古青華山有亭曰瑞芝其外列嘉樹植修竹清陰秀匝纖塵不飛去城市二三里而山川奇觀宛在几席故達人名士適其咏歌之懷者嘗遊是亭天全張宗師有道行往時石上產靈芝三幹高二尺亭故以瑞芝名而宗師又能知人善交際

此歌咏之士所以來也今年予客艾氏隣青華友人劉君文
元來自西山同易氏子方訪予寓所文元與予別最久俯仰
慰籍因及青華瑞芝之美且慕宗師爲人遂偕往至則宗師
濟人於外其徒彭誠心肅客劉時舉授徒山中又予忘年交
邀坐芝亭微雨散燠清風吹巾逍遙其中討論經史評古今
人物語語相契超然若將乘玄風以上征而飄飄然與造物
者爲徒也時舉謂朋游之集殆不易得請以心清聞妙香分
韻依少長爲序余適得心字復中摘妙字寄蕭元心伯高翌
日各以詩會或言志或咏物或道其出處或悠然寄興於物
外旣又交暢迭和語皆可喜元心羽士伯高青華舊客二君
同姓而得二妙又可喜也予因慨夫老氏之宮動以百計青
華非有蓬壺之勝弱流之滙乃煥然一新於劫灰之末亦惟

宗師有足致此故瑞芝之名相爲悠久若予隱居求志無復
世慮諸君英偉之器皆將有民社之責盍亦思所以壽黎元
於凋瘵之餘使知鳳凰芝草爭先快覩則斯亭之會誠不易
得予也當彈冠相慶于林泉之下文元東平人時舉安成人
子方宜春人元心山中人伯高青原人予世家南平與文元
舊且好故述遊芝亭詩序以見士大夫未始不遊遊而紀之
以文則自予四人始也

贈宋國賓還贛序

至正辛卯冬予客遊寧都識筠陽宋才卿氏才卿于是爲賢
判官見其二子國賓其次也者目娟秀又爲宋氏才子弟方
讀書有大志因內交焉癸巳秋變起倉卒才卿死王事尚書
全侯子仁令國賓攝先職謁大府儼然在憂服之中予固知

其志不在是也次年國賓之鄉先生艾君祥氏讞獄凡癸巳之首禍殲之國賓始洩其憤又次年天子陞尚書叅江西大政僚屬以次遷轉國賓亦授鎮撫之職君祥因妻之以子師次青原予客艾氏與國賓凡三遇而其識見才智各因時而長每辱以師禮視予交好甚密屬戊戌江淮兵變衆寡不敵麾下適有他志者叅政遂退保上流以節終于贛予與國賓處憂患日久而操守不渝國賓事君祥如父奔走上下觸風雨冒寒暑於生計無少怠視世之懷名裁已辱先喪家者爲有間矣乃壬寅仲夏由章貢訪予隱居相與道故舊間及父讐國事未嘗少釋於懷貧窶極矣未嘗一動于心嗟乎國賓由富貴而貧賤而患難自少至長嘗卓卓有過人者予久欲書之秋七月旣望告予南歸予於國賓舊且好故述交際之

初終與其所守之大概使四方知叅政公雖以節而逝而其門人從事能承公志者未嘗無其人則予之所以贈國賓者孰有過於此顧離別依依之態復何足爲國賓道哉

胡氏流芳內外集序

流芳集者西昌和溪胡濟川爲其先世而述也集分爲內外者何自澹菴先生銓南城大夫衍南城丞箋洎其高曾祖父季父之所作者爲內集自文節楊公尚書良齋謝公信國文公太博須溪劉公侍郎中齋鄧公及元代名卿大夫士爲胡氏而作者爲外集芳而謂之流者何世德百年光遠有耀詩書餘澤愈久而彌彰也濟川克紹先烈孝友本乎天性文雅襲於世芳光齋有堂讀書有林譜牒誥詞忠節圖贊什襲惟謹至銘其父母家室皆當世名筆故是集編次各以世代積

而成卷胡氏之先由長沙徙居吉者凡三派曰值夏曰城南曰黃漕濟川之所自出嘗慨念厥初澹菴以孤忠大節聞於天下後世獨高文大帙所存無幾然上高宗封事考亭夫子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爲第一大夫衍由科第起家居城南建竹林精舍楊文節公爲記今皆散失惟存教子詩一章黃漕由和溪分派箋登紹興第由太學丞南城所爲文章不可考獨其兄師尹記追遠堂一篇概見於內集若良齋記儒林精舍文節記福榮堂具有石刻其他翰墨若詞賦詩跋序記銘誄壙志聚見於外集集內外總若干卷子辱與濟川遊知其世爲詳故爲編次如此又知其弟如川掇拾於喪亂之餘俾胡氏世德之芳克繡於梓以流傳永久濟川兄弟之心可謂勞矣自昔世家大賢之後其文獻足徵未有不由

善繼者挈之也莫爲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爲於後雖盛而不傳爲胡氏子孫者可不思所以聿脩厥德者乎

黃玉鉉文集序

林右

余自冠即學爲文迄今已逾三十年矣而不加進每誦古人之作未嘗不悚然而歎曰文一藝耳余以十年之積不能進況學古之人深於道德者耶以是知管樂安於伯者之佐蕭曹安于吏治之臣彼非不欲企伊周而望傅呂也蓋其爲質所拘遂安乎質之所近而爲之此其功所以止於伯止於吏也余之質旣已下矣用是將去乎學而安於質據質所有而言言之野信其自野而已言之浮信其自浮而已回視古人不啻大布之間純絲或者詰其然則給之曰古今風氣不同文亦隨之不同也退而自思斯言非所以欺人抑且以欺已

人不可欺也已可得而欺乎近見西江黃玉鉉之文若勇夫
赴敵雖三軍之衆喑啞叱咤其膽力益壯可比其文之敢若
長鯨駭浪吸風吐霧怒立如山岳雖有如雲之舟遇之莫不
逆流而退可比其文之馳也玉鉉年少於余而文已至於此
非其生質之美能如是哉不然豈非學能至是耶何余學之
不能進也客有聞予言而告之曰人之質非物之質也人靈
然者也物塊然者也石之不可爲玉沙之不可爲金此其質
也已定終莫得而變夫人其質美矣不學則變而爲愚其質
愚矣能學則變而爲美其愚其美係乎學之能否非質之所
能定也深山有道之士顏如渥丹肌膚若冰雪入水不濡入
火不焦其於靜定之功深矣苟無其功將強加諸顏肌顏肌
終不可強也將欲入於水火水火終不可入也今子引年而

不學學之而不力力之而不得其要稍有未至即咎之曰質
是非所謂無其功而欲如有道之士耶質之不能變宜矣質
既不能變況望文之進其可得乎如其不然根柢乎六經浸
淫乎史漢出入百氏消融古今涵之既久而未洩也停之既
深而未撓也於是決之以導其滯激之以揚其名障之以蓄
其勢漾之以漫其態肆之以致其歸則質爲學變文從質進
矣於呼客之言美矣余之愚其至是哉以玉鉉之質復如客
言之學吾知其文非止於今日所見而已也異日所至人將
曰玉鉉之文其古之人乎非取乎古蓋其自文也不亦美乎
余因玉鉉庶幾乎其有進矣

南昌府圖志書序

熊釗

南昌郡在大江之西藩臬所治統縣惟八其山厭原其浸彭

蠡舟車所集財賦所出自古都會之地秦屬九江漢為豫章郡今之疆境東西蓋千里人民衆多方古諸侯之域則大邦也歷代廣狹不同而郡守之擇必在其賢智列郡儀表繫焉皇上興運南昌不煩干戈而嚮服雖攻竊間發民人莫不遵約束固守禦屬縣向風畏威順化山川風氣之淑亦可徵矣洪武十一年郡守太原王莊治郡政修恭承上命考郡之圖經記誌屬進賢文學新建丁之翰編類成卷事修詞雅命釗為之序蓋自疆野分州而國以萬區九州既別而貢賦成等殷正域四方周列爵分土帝王之政莫大于是然而古者列國各有史官任其記載郡縣設而史廢職矣今使郡各有志志得其實可以考見得失係於政治不小也按斯誌而求之山川之勝人物之奇生產服食之宜城池之高深道里之遠

近民性習俗之賢愚美惡治術教化之難易緩急與夫文章卓行之關於天典民彝者皆可以覽而周知皇上神機聖略可以仰測其妙而盛德之化極於無窮繼今以後民人得以求其先民學行之懿致力忠孝以不失乎為君臣為父子之道仕於此者有以知其風土之常益求皇上開基之跡愛民之心用德以率其人有加於昔人之善治則斯志之作豈曰小補云哉

送范秀才序

蕭岐

水利之在天下其功最大然所以成其功者惟在乎得人焉不得其人則倒行逆施叫囂隳突使上之情不得以孚於下下之情不得以達於上以其所利民者而反病乎民矣一得其人則勤民而民不擾勞民而民不怨聖君之旨意既大明

于當時聖世之德澤自旁流于天下若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斯無惡於人矣今太學秀才范德常興水利於泰和斯所謂稱其任也德常謙遜而審密恭儉而有守畎澮溪壑一循前人之所擬而未嘗變更丈尺深廣一遵在上之所定而不為增損工力遠邇一由縣官之所遣而未嘗移易興事之日民勸趨之德常單騎一童與從官父老往來其上作其勤戒其怠者懲其不如法者未及期月厥功告成基址深廣土石完固過者稱歎行者喜悅荷鍤訖功而歸者歡呼載道歌謠四起莫不曰為吾民建無窮之利者聖天子使吾民拜無擾之賜者范秀才也非得人而能之乎使天下興水利者皆如范秀才則何患大事之不立使今日為使者皆如德常之能事亦何患善政之不行哉昔白公引涇水史公引漳水以利

民皆見於歌頌載在青史吾將鋪張國家之良法與秀才之美意錄於縣志異時上史館德常不徒有功于今日宜有譽於後世也醫士任敬立皆從事于水利者備言其美余故序以為德常東歸之贈云

臨清道隱詩後序

程本立

臨清道隱者臨川饒君叔永之自號而詩者中朝士大夫為之歌詠其事者也始居述陂已而泝其上游得所謂夏澤者愛其潔清慨然曰道蓋在是因徙居之而以自號及為豫府紀善侍讀禁中每思念故居不能自止求善畫者圖其谿山面勢之勝園廬竹樹之設以自覽觀而一時同朝之士為之吟詠以達其志釋其心者凡若干人余來京師叔永持其卷示余俾為之叙余謂叔永所以有取乎夏澤者固以其近乎

道也夫川上之歎原泉之喻則謂其與道爲體而取之矣至於水或流焉或止焉順乎其地而莫爲之括者又非用之流行而可取者耶然則道者豈膠於一途之謂耶非以其或出或處各隨其時之謂耶方叔永之在夏澤也雲水以爲宅魚鳥以爲徒釣鮮而食鼓枻而歌不知金門之爲高朱紱之爲華也而曰道固在是是也今也曳裾乎君王之門通籍乎環衛之中持文墨陪議論而出入乎帷幄乃曰道非在是可乎人之於道猶魚之在水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深則淵而潛焉淺則渚而游焉而魚之樂一也道之著燦然於吾前而莫之避也焉往而不樂哉故士或處乎山林或處乎朝市其樂亦一而已故夫爲臨清而作者當即是而爲說不徒詠其泉石之清麗與其室屋之幽邃而廣其事父事君之實則爲得性情之正而近乎道也若諸君之所著而登載乎此卷者是矣是爲序

廬陵彭氏族譜序

陳繼先

古人立宗法所以厚同姓也宗法旣廢而同姓之恩薄孝悌之風弛矣後世君子著爲譜系使夫族夥者知本于一人之身世次昭穆雖百世不紊故宗法雖廢世家大族猶得以考於斯柰子姓衆多遷徙不一知譜之不可不作者蓋少其間固有昧其所自出者往往有之譜之必在所作也審矣吉郡以清命其子仲舉手書其譜圖以示余曰以清始祖信州刺史諱輔生五丈夫子有諱玕者亦生子十一人曰彥照者始徙居吉之沙溪由沙溪徙今廬陵至以清凡七世矣予乃按其圖自始祖至三世祖而上咸顯仕至名公卿於是益知譜

圖之所係爲甚重苟斯譜不存則前人之美蹟將不可知況能思同姓之當厚而遡其本於一人之身哉以清其敬勗斯譜以母忝於前聞人則萬子孫有所觀感孝悌之心有油然而生者未必不自以清始韓退之有云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後之覽者尚有味於斯言

龍虎山志序

張宇初

道之潛於至微而顯於至著也天地之大陰陽周始而理著焉事物之衆盛衰循環而文著焉此其至微之機潛於至著之間人不可得而見矣迨夫歷千百載之下而不泯絕者而後知也道之謂虛無玄默者原夫天也杳冥恍惚之內而精粹朕兆存焉是不可見而可知也歟吾太上之教自軒皇文景之下率嘗用其清靜無爲之說驗於世矣或方之申韓刑

名或闢之方術怪誕蓋將有不得而毀斥爲異端者乎故太史遷以其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指約而易操道家者流則古有之也必矣是以關尹莊列之言有以發其未盡而柔弱謙退之言有足以拯周衰之弊而範世軌俗焉得以幽玄視之且神道設教豈將誣後世以取惑哉迨列國而下秦之茅君漢之我祖天師吳之許葛皆其尤著者焉天師鍾不世出之姿親受於太上由是三洞經籙符法之傳祕于九霄十極者靈詮奧旨盡降於世乃遊蜀之吳而鍊丹龍虎山山之名於天下者居福地之下而與三茅閣皂並稱焉我張氏留侯而下四十八世矣有非二山之足擬也歷魏晉唐宋代有褒崇典秩具備若山川之勝宮宇之麗人物之繁仙跡之異道行之神爵望之顯代之慕擬歆豔者或美之於詩文垂之金石

相傳逮二千餘載而嗣之者愈久而愈昌栖之者彌遠而彌廣孰非上世之濟物利生禦災捍患其玄德綿遠有以陰祐生民上裨王化而能傳之不息若是之久且著哉抑亦山靈川后有以呵護資毓而然也乎是山志之不可無述也元皇慶一年春立教嗣師吳公集爲三卷進於朝詔詞臣元文清公程文憲公實序之而予曾大父留公大父太玄公遭際寵光烜赫當世獲紀之典籍榮亦至矣我朝先公冲虛公在先皇之始元累覲天顏眷渥猶至而予之鄙陋早襲教章上承殊遇官宇易新已而今上嗣位首承名命蒙恩兩朝博厚之仁鴻厖之澤莫得而盡紀也間病舊志多疎淺凡近竊有慨焉或謂值茲盛世非加以稽古索隱以成一山之盛典豈不使奇芬偉躅湮鬱渙漫若珠玉之蔽於淵藪其質可珍而忽不收襲亦豈不自棄也哉予雖篤志而學有未逮焉講師李唐真清修篤厚乃命搜訪其遺缺而仲氏宇清志銳而才敏力贊成之遂析爲十卷將完而善士某願壽諸梓能無一言以志之哉惟道之在天下與天地並行而不違其存於人者昌大之而已矣能志是而弗替則善承其已著而垂裕於將來宜與山川同其悠永其有以哉然世遠代異或不能盡其紀載而後之慕其餘風遺烈者未必不有取于是焉敬僭序於首

白鶴觀志序

自黃帝獲鼎學仙丹成而上升繼則周穆王作草樓召仙而其說始殷逮秦漢求仙之盛而方士迭出謬以神異誇誕取惑好慕之君淆雜虛玄之授招時訛議者亦宜然豈無真仙

者潛遯窮僻遺名棄跡以修之故其丹爐藥臼靈書與訣或
秘諸巖洞或留世隱顯雖其跡不同自古相傳代有之矣江
西豐城之白鶴觀在陳大建間其地真仙甘君之靈跡也甘
君幼篤孝以行聞於鄉里學道有年聞旌陽許君善往師之
許君與偕往師丹陽女仙謚母得祕授法行日著乃從許君
積功江漢間若其圖松禦怪斬蛟蜃祛蛇孽以三尺劍致功
可益萬世其名跡垂之無窮必然矣況其功烈尤有不能具
錄者乎而許君嘗有淨明忠孝之法行世其說皆本大中至
正之理非他符訣呪步比也甘君以孝行之著成仙躡空其
功與道豈不得之忠孝尤多矧仙之為超脫凡俗之逕未嘗
去人道而必獨善也此甘君道既成事母終而脫去則可謂
兩全矣抑凡仙真區宅必山川雄勝而豐城之佳秀宜有以

毓其質然而然也予今春謁西山玉隆宮還經白鶴觀雖風
雨之夕探探遺逸尤有足起慕焉其地雖處闌闌間景物幽
麗詢其兩楹乃吾祖虛靖真君窪盈方丈其前龍潭真君飛
幻處也道會鄔某耆士熊某主觀事且出甘君所為丹經洎
觀志及真君與任首座書言尤足以有發而事畢名存寧不
重為感惜者焉越夏某來山中以觀志請序余幼嗜名山水
間以窮幽索勝嘗歎古今名跡不獲遍覽若甘仙之神德優
著乃獲讀其言履其境叙不可辭矧尤吾祖之遺聲逸跡間
可以詳夫紀載者哉然某克盡其職且編次成書欲壽諸梓
可謂善究其本矣使他日真仙之靈蹤異化與是錄同其弗
泯於吾道豈不甚盛事哉繼者勉之

西江志卷第一百八十二

西江志卷第一百八十三

藝文序七

明

送蕭子所序

貝瓊

洪武六年春余被召至京師始爲國子助教分教諸生獲與學錄西江蕭子所交間與余言竊祿三年矣而吾父年今七十餘遠隔江湖千里之外修灑之奉缺焉夫欲養而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有父而不得養者傷何如哉且誦詩至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乃泣數行下嗚咽不能止余固知其孝矣一日子所走告余曰某得請於朝歸有日矣先生可無言乎又曰某始由太和甘竹里徙武山後徙武山西之鼓樓岡築草堂讀書而連山之環峙前後者截業如

屏焉澄溪之分流左右者紆徐如帶焉雜樹千章巨竹千箇
不翅秦人之桃花源而風土樸厚猶存太古時因買鍾畝之
田一區與田夫野老錯耕以給貢賦外私其贏供伏臘之費
舉無俟於外求也又即甘竹里築養志亭時迎吾父宴於上
既醉則兄弟起舞爲歡俾諸子歌而和之此天壤間之至樂
也今其地必日治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天尚俾吾父
益壽而康強方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以往來甘竹武山之
境則上之賜侈矣雖廟堂之貴何以易吾之至樂哉余聞之
而喜遂載酒於龍江之澣且爲歌以華其歸歌曰汝馬之騁
兮孰予能羈汝舟之迅兮孰予能維大江孔安兮山無岐送
汝于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兮有黍有稌漁彼溪
兮有魴與鱖釀黍爲醴兮魚升于俎燕且歌兮以樂吾父六

月十二日序

送危於幘赴安慶教授序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文
定公爲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嶽水之於海矣及元之方盛
則有程文憲公吳文正公而虞文靖公繼起天曆元統間其
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曾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若
臨川危公太朴又登文正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遊江海也
文靖公序以送之且待之以萬人之上矣及仕於朝爲中書
叅知政事爲翰林承旨屬大兵四起天下之勢日蹙而預大
政決大議中外倚之爲重其所施又有過於諸臣者豈徒文
章而已哉余少時心識其名皇明洪武三年始識於京師則
既老矣然耳聰目明與學者商確古今終日無倦色時余預

編史事弗暇與之周旋未幾而公卒越三年復見其子於幃粹然天球之不琢故知其有後也且將從而求公所著大篇短章合於經世者徧觀爲快而於幃又有司教安慶之命來求一言以行故述江西人物之盛前後相望今又萃於危氏一門如此然安慶苦於格鬪之餘詩書之習久廢聞於幃之至必將仰其風流餘韻而幸子弟之有師余固無可言者嗚呼匠之制器也圓者必從乎規方者必從乎矩故恒執規矩以求方圓而方圓不出乎規矩焉爲師者亦然而聖人之道則師之規矩也惡可舍是而教乎異日由博士而升將見世濟其美余敢不以文靖之待其先公者待於幃邪于是乎書

重修解氏族譜序

解縉

余方修族譜曰予將爲天下譜法也或曰不其誕乎且天下

之所法有歐蘇二譜其法蔑以加矣曰嘻茲非滯於見小而
不解耶蘇氏譜獨詳所親余嘗謂其用心之不廣歐陽公稱
其族來自唐末不顯乃不知萬安有梁國公墓碑尚存實沙
溪之祖本周將臣與宋太祖爲布衣交太祖受禪義不屈其
歿也太祖強封焉則歐公考撫之大謬亦且未嘗履歷於江
鄉耳至如曾子固作譜而與史記諸書皆不合王安石作蕭
世基神道碑以乾貞爲南唐年號二公尚如此故知國史易
考而家譜尤難也解氏譜自西漢至今洪武丁丑一千六百
餘年將六十世更數人之手凡幾大亂纔五六播遷至宋咸
淳間人發芙蓉山王夫人冢前地得世系碑遺像具存墓碑
亦在焉先世從祖江華公龍翔得以考正述作知在漢則有
代丞相福司隸光東漢雲中侯勝西晉揚烈將軍結齊高士

叔謙魏都督天嘏周大司空忠鯁唐開元學士崇質金紫光祿大夫琬皆本世系刻石藏之墓前者則朝奉公世隆也江華公善書能畫於是因宋熙寧進士濮州公吉甫所修增益驗事而置副本甚多嘗置從祖田下房如山家每遇春秋時祭若忌日則展示焉元季之亂其冊一藏民家為寇焦烈一寄虎山觀為從父德先義士取去失於水寨幸先祖妣太夫人徐氏以的本遺像事略喪其行李家君還自燕剔軸懷之崎嶇隨身屢失屢得出入鋒鏑靈誘賊寇皆神事之數見夢家君隨所求獲此固非天耶事別有記洪武壬子從祖季通先生持事略叅取宗譜則宋紹定間從祖樗散老人一龍所修比江華公詳略異耳我族所以存此以從祖叔母金壁鄧氏亂中揭與田簿相隨庇依孫鄧家為義士得寶無壞斯亦

天之意矣予自幼務此叅之傳記訪之遺老廣之於異聞歷之於山境舊居必履指古墓必拜掃名家姻譜必借觀而詳審焉先祖片言半語必手鈔而質問焉抽金匱石室以驗於古考曲譽妄毀以徵於今自生七年至於二十年間未嘗少懈洪武庚午將還京師從兄朋從嘗共修事略一卷亦頗明直然而尚恨未為平陽之觀而下雁門之拜也鄉之遺事則頗審矣尤恨於洪武甲子從兄簡約復見世系碑於水南民家叅之所傳較若畫一擬從輦取則其家見火光蛇怪其上椎裂粉散無復可求矣此兄亦嘗以為痛惜是用載謀刻石槩黎以廣其傳其歷代以來名人鉅公翰墨文章巨編大帙難可備存姑摘其不可遺者著之若家之學士忠賢女婦貞烈則無不傳其詳而愚不肖亦咸載焉提之以世次而昭穆

不可亂矣表之以族房而親疎不可間矣徵之以時世而廢興之故交遊之事不可誣矣存其遺書而流風遺韻可得而景想矣志其葬埋里居而慎終追遠之事庶幾備而足以使人興起矣誠使天下之譜皆如是之明切也亦區區之用心故曰重修解氏譜為天下譜法也

吉水桑園周氏族譜序

吉水桑園周氏雪江先生諱志遠仕元為東宮說書其猶子子直為太學生先君子與同出入於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翰林學士揭文安公之門子直不幸蚤卒獨雪江與其弟隱達泉交游於鬪爭金革之會復際明時予少得侍杖屨聽其議論及其世系私竊識之後其幼子子用馳美譽博涉經傳尤長於史學得與之同鄉校予方修家譜歷訪名宗質其疑

難子用剖析証據於周氏譜又加詳焉其曰吉有周氏顯者大抵出烏東皆曰烏東系出公瑾而不知公瑾何以有後於烏東有不知讀史者指公瑾為都鄉侯有以公瑾為漢周景從孫以忠為太尉以異為洛陽令則又讀史三國志誤之也瑜實景孫而陳壽以為從孫忠非太尉而曰太尉洛陽令暉也而以為異耳暉異遇害董卓而壽亦不知故曰其誤之也今新淦峽江鎮有周瑜將臺臺下有廟去市中北行可數里故漢巴丘縣治也本傳云下廬陵留鎮巴丘即此也後云道卒巴丘則巴陵之巴丘縣地志者弗考誤以臺為墓遂致論者爭言其卒在今之巴陵墓在今之安慶宿松而不知其留鎮實在古之廬陵今之峽江也瑜二子長循早卒次胤都鄉侯罪徙廬陵後當召還卒於烏東長子豫龍都尉居汝南少

子泰留守冢廬陵此公瑾之所以有後於烏東也其後子孫散處若今廬陵之觀草永新之厚田安福之後林泰和之爵譽里吉水之泥田櫪坑是也桑園之有周氏由吾仲山翁自櫪坑徙也仲山翁之先屢更世變譜牒散逸其世次遷易之詳莫可考見此子用之辨同予少所聞未嘗敢忘不幸子用早卒今年其兄子善子彥與其族人咸相謂予曰惟子尚及聞諸老之言與亡弟爲莫逆又於氏族之書號能辨博庶幾下足以啓慈孫之心上有以正史傳異同之缺不可無一言著於譜牒之末庶乎可以祛其疑後世有賴焉非惟族人獨私感之子辭不暇則遣其子孫珣來京師求之予不得辭爲著子直等數小傳記舊所聞敘之如此云

宋氏重修族譜序

予少時讀鄉先生劉公岳申所爲青原捨田記稱宋長者故聯魁家輒從家君質問其後賢得宋君若璟而與之交出其譜牒系緒明甚且嘗同過吉安城西觀長者所建塔云吾家世聯魁子孫必有興者此塔所以識吾高祖遺言百餘年於今矣予謂宋氏自天聖聯魁至此旣三百年尚未有繼者若璟爲之太息不能已予亦爲之悵然也旣而若璟復居廬陵與長者之居相接延客發其家君書出三世遺像請予贊并以譜序爲請予曰此聯魁譜也而先君長者有遺言必有繼之而後序之未晚也若璟躍然謂中子環曰是責在爾其藏以俟及永樂癸未之秋環以治尚書裒然舉於鄉若璟在吳中貽書謂予曰聯魁譜序可作矣予亦欣然答書可之明年環以其譜來且致若璟之言予迺因朝退之暇取其舊譜書

而序之曰宋氏自漢中尉昌十二世孫晃以後世家廣平後
十二世至唐宰相文貞公始大顯後世至紳唐末為御史中
丞以言得罪始家開封之雍丘五世至宰相元憲公兄弟以
文章學行復大顯所謂聯魁家以此元憲公之弟景文公子
孫尤盛若璟之高祖長者諱榮甫景文公之代孫也自元初
徙家廬陵若璟之父始居吉水若璟父子皆生於吉水而復
居廬陵者不忘其所自出成公之志踐遺言也予為茲譜之
序所以慎重而不輕取必於二十餘年之先者致愛於前賢
而將有所激也環今擢進士甲科為翰林庶吉士自視於景
文公兄弟為何如也於文貞公事業為何如也廣平之譜有
文貞公可書也雍丘之譜有景文公兄弟可書也廬陵之譜
將何以繼之也凡廬陵之子孫孰不為之惕然也

夏璜劉氏族譜序

安成劉氏系出任城兄弟二人曰瑕曰璞父幼彥仕西晉為
太傅掾娶司徒魏舒之女瑕仕為安成太守夫人從之隱居
安成人以為仙去今其居址猶存所謂南岳魏夫人壇是也
瑕生三子曰賦曰賒曰賄賦後不顯賒徙居潭州賄有三孫
承貺承崇承美承貺二子曰謙曰某謙居安成之上村世有
顯者所謂上城劉氏也其曰某者居泰和之九洲承崇徙居
永新中村長曰某次曰素素生沆字沖之宋仁宗時宰相世
所謂後隆劉氏也承美居安成之下村生六子其次曰知遂
生通真通真生元賓亦以儒顯知遂弟知岳有孫諱弁字偉
明元豐中舉進士甲科仕至知制誥其居雲龍鄉也人皆稱
雲龍先生有文集行於世益國周文忠公稱其可繼歐陽公

是也此其舊譜所載也余嘗考之丞相沆自敘云系出安成蓋承崇之裔孫相去三百年嘗十餘世乃至景弘者傳寫之誤也丞相三子曰璩曰琢曰瑄瑄之後曰某復居於安成性好獵因至吉水之夏璜社下有樟林甚茂犬逸入其下不見遂治居室徙家焉傳數世當南渡之初以保障功得仕爲吉水縣主簿生二子長元可次時可性仁厚家富累千金三男曰志古曰志義曰志德志德生則賢則文則賢生德象德象生汝霖汝哲汝完則文有子曰德幾無子以汝哲爲嗣汝哲前妣先太夫人之女弟也少時嘗過其家知其事之詳其家先世皆好古博雅儒術尤盛先君子每能言之元季志德舉義兵賊焚其家譜爲人竊去汝哲今始求得之修完考正請予爲之序汝哲自爲童子時從予兄大經學常以家譜爲念

及後從父歷涉艱難人稱其孝義及其長也孝友敦睦豐殖其家交友之間人無閒言篤於族義竟完其家譜於數十年不可考證之後可不謂之難能者歟安成之子孫多矣其間能如汝哲者知復幾人而凡同源而自昧者視此譜能無愧乎則此譜實有所感發也汝哲之宗族與後之子孫其尚念之哉

吉水白沙王氏族譜序

吉水白沙王氏自宋南渡之先荆國公弟諱璟字子瞻始建厥家今驛亭其故宅也子瞻二子次子端禮字茂甫名進士起家有名生三子鴻舉字南賓鶚舉字南翔鵠舉字南仲南賓有孫曰子俊字材臣是爲三松先生其所居因茂甫之別墅今花園王氏其尤盛者也南翔宣和進士繼美其父生選

字舜弼舜弼生岳字德瑞德瑞生可從可從生百川百川生君佐君佐生信甫信甫生子清字德懋德懋生天瑞字如春仕國朝爲成都華陽知縣二子九成九鼎九成二子吾省吾學九鼎四子吾隱吾貫吾周吾志予旣爲三松八代孫德基序其譜見立齋先生所爲序詳矣九鼎復俾其子吾隱示予此譜蓋與三松同出於端禮者也少時讀郡志已歆慕端禮祖孫之賢及見花園譜酬其素志得著名其間而南翔與南賓子孫頡頏競爽若舜弼有子曰德昭德明至今繁衍德瑞八代孫 仕爲高郵州千戶德明六代孫文德仕爲鳳陽指揮文武顯仕又皆茂甫公之餘慶也况予嘗觀荆國公世系實出瑯琊父祖而上積德深厚荆公子孫居金陵者今雖僑寓他邑而撫州之境平甫諸孫宗族猶能守其家聲予亦嘗

爲之序其世系而知荆國之先人所積累者初不以荆公而有衰謝也今白沙花園兩族相望指顧之間思水木本源之義詩書忠厚之傳可不以先世爲念而篤於親親之仁歟若其功名富貴則在於天得之者不必以爲族人侈不得者不必以爲族人歉族譜所以追念祖宗而垂訓後人也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爲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敖之徒多有遺迹若新淦子胥廟在羊山廬陵敖城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出於荒榛瓦礫之墟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錄後世所不及知徒祕於私家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予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迺知歐陽氏譜暨今世所傳文忠公之所修續蓋猶未得其詳也按宋仁宗嘉祐之

夏四月歐公歸廬陵得其譜於吉水與其所藏者參校而刻之瀧岡蓋草草旬月之間耳宜其不及詳也予嘗過萬安見梁國公墓穹碑石獸巋然尚存國公諱忠與宋太祖爲布衣交梁國其追封也今宋史不及載而文忠公譜亦不及錄推其闕遺者豈不多哉文忠公平生亦念念於廬陵者故不遠數千里歸葬其考妣刻石表阡期以不壞此其意可見也而或者咎其思穎而不思吉此豈知公者哉公沒後發棊辨子孫相繼歸於廬陵然皆始寓於新淦之萬全蓋歐陽之歸時李太伯在臨江公託爲買新淦田宅以居故也吉水同水鄉臻善里則自發之孫紹世南渡隨高宗至杭都堂審給部符今在迹符余猶及見之此其最可信者紹世生日俊日俊三子長曰雲居迹符次曰霖居新淦季曰雱字季澤始居吉水

之螺陂雱生克用克用生炎起新昭州教授先六世祖生春之姍姍也炎起生夢旗進士靖江軍節推節推生吾行吾行生師尹諱衡至正庚寅貢士號莘雲予少時嘗從講學令子仲訥與余交莫逆余兄大經其妹壻也莘雲旣歿仲訥亦蚤世其譜藏予家仲訥有子孝忠少鞠於予家於其長也授之譜與文忠公畫像俾謹藏焉永樂四年丙戌孝忠來京師將謀刻之梓以遺其後人而予爲之序其事如此且俾知此譜蓋連世修明之比於文忠所輯爲尤備也

吉水倚傳蕭氏族譜序

太史公記許由事言登山訪其冢班孟堅自敘亦識其先祖葬處指可徵信於後世者非空言也今吉安自隋始爲吉州漢爲廬陵郡而吉水置縣在南唐保大八年耳吉水故家若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三
劉氏自安成來曾氏以避王莽之亂至者類皆未有吉州之先也予家與北門袁氏泥田周氏永豐徐氏之類又在中唐之世未有吉水縣之先也惟白沙九江蕭楊二氏之先未有吉州世皆在唐末其定居於吉水則際於置縣之時而譜牒所載間有闕遺也予嘗徧歷於鄉求諸故家譜牒而參考之則未有若今吉水倚傳蕭氏家譜之明且信也其源流記在嘉泰中丞相益國周文忠公作稱唐八葉宰相復之觀察湖南也子儉留居長沙儉生徵徵生旭旭生晟晟生處仁爲吉州守尋還蘭陵寓於金陵子儼字茂輝復官廬陵迎處仁就養因家廬陵縣永昌鄉之富原今吉水之文昌鄉倚傳也儼五子其曰元羽元鶚皆大官後皆不失爲士饒財喜義名宗如安福戴氏永新賀氏吉水解氏鄒氏彭氏顏水村張氏時

貴若永豐木陂曾氏值夏胡氏永新易氏吉水毛氏段氏澁塘楊氏泥田周氏水北江氏皆其親戚此益公所序可信也及觀南唐書蕭儼傳前後皆合其行事歷官則不如家傳之詳也及觀螺陂蕭氏譜亦云其先出於儉來自長沙而不著其歲月御史服自敘云出於儼而其譜以霽爲始祖云霽舅楊輅公以工部侍郎守吉州因從之以策干楊吳乾貞二年爲洪州之武寧令死焉時年尚少遺言謂子孫必居九江遂葬吉水墨潭將軍山其墓在焉廬陵高村長官廟乘石存焉竟不著其父母意者霽之沒也早子幼旣又徙居文獻中衰後三世至定基始克修明其譜而宦遊之日居多故不及考見斯譜要之的然與之同祖同出長沙無疑也至於此譜稱儼五子其一名元霽者豈即定基之祖歟至泰和蕭安撫廉

訪譜序稱唐末五季馬殷亂湖南蕭氏有十四尚書文元先生兄弟五人同筮所避亂處得坎之繇曰遇坎即止遂遷於吉之廬源尚書後徙居大池上作亭扁之曰星潭以示子孫不忘其初之意尚書二子叔濟叔澄四孫曰佺曰保曰儀曰仁厥後蔓延散居於吉之屬邑曰江曰溪曰波曰源皆其族所卜居又小有不同而其曰濟曰仁又皆與九江倚傳之譜不異豈皆源同而流別者歟抑其譜中更顯者或欲愈張大其事序者非一人錄者非一手傳譌承謬不可盡信惟當取倚傳譜爲正者蓋數百年未易稿紙墨精好使人愛翫不能釋手處仁十世孫徽柔字時徵少與予善請爲手書一帙以遺其後之人又與之登所居之近御史山拜茂輝之冢穹碑漫漶石獸歛危而歲時獻祭其下者足相接也松楸望之鬱

然也益知此譜非空言之比嘗徧觀於鄉之故家未有若此其明且信者也予爲手書時洪武丁卯今去之十有九年時徵來京請序予亦不爲空言也故記其所考論之實序之如上云

吉水金壁孫氏江東譜序

吾友孫仲鼎好學知本隆親於族取其家藏舊譜考訪而筆削之九年乃成用心篤厚勤可知已古源流自有熊立國公孫帝七世而有虞氏爲帝其姓姚商均不肖也遂以側微有虞闕氏爲周陶正武王壻其子滿而封之陳爵之侯而賜之姓曰媯至春秋時公子完事齊桓爲工正更姓爲田氏五世而有田書齊景公命爲孫氏食采樂安書生憑憑生武爲吳將生明食采富春世家焉歷秦漢代顯漢末耽爲漢陽守卒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三
二子鍾旃葬耽吳城山世稱白鶴冢是也鍾生堅堅生權帝
吳江東封安成王於宜春袁之孫氏自此始後宜春析爲分
宜縣裔孫汝亢爲分宜人宋英宗治平丙午判吉州族人來
集汝亢居廬陵之金壁其弟居水西有居水東富田市之西
及居泉江者皆其親族而金壁爲尤盛汝亢二子長震初居
下金壁仲曰與初居上金壁震初二子明復明謙明復一子
某官至大理評事評事之孫孟敬有文名明謙宣和中舉進
士官至太子侍讀同知松江府事有能名其孫仕清以孝宗
淳熙丙午及孟敬並舉進士孟敬早卒仕清官至翰林待制
文章爲時所重丞相周文忠公極稱之與爲友仕清生紹祖
隱居教授多所造就紹祖生逢原逢原二子清淑家鉅萬篤
於教子創碧澗書院以招來學生四男皆貴顯曰克順伸齋

劉高仲極稱之銘其墓子曰廷佐廷碧廷望廷碧於家君爲
莫逆歷官至正議大夫海道廉訪使子詳叔好讀書壯遊南
北富累千金專事施予或勸其置田宅遺子孫笑曰吾以清
白遺之子孫足矣魏國文敏公子鼎爲書清白家以表官至
瓊州從事督海運提舉子廷震有文章稱公岐嶷而穎孝恭
性成嘗觀其兄就學默已識通人皆異之及長長身玉立聲
如洪鐘動止有法人皆服之廷震尤忠厚肖其父風姿狀偉
然談論英發而恂恂未嘗自伐中鼎祖父也中鼎間持此譜
徵予序余觀楊文節公慶元丙戌譜銘其源流可信如此考
之他志則宋元祐七年割廬陵之同水鄉新嘉里故上金壁
仍廬陵而下金壁爲吉水考之史傳諸書又無不合者偉哉
中鼎之善修其譜也冒其姓者黜絕之嗣他姓者收之無後

當絕者繼之本其支派雖貧賤而必錄之紊其尊卑雖久遠而必正之雖犯怨怒而必行之偉哉中鼎之善修其譜也吾聞國有史家有譜國史以直筆爲可傳家之有譜獨不然乎信乎中鼎之是譜也其可法矣其永傳矣

嶺口龍氏族譜序

元盛時學士虞文靖公大司徒楚國歐陽公以文章蓋世吉水嶺口龍氏可廷光廷皆仕有二公爲文章稱道此其人將與山川俱存矣予少時讀二公之文而景慕之又聞季大父淵靜先生之言備述其家富貴顯榮賓客之盛詩禮之崇尚恨不與之同世也蓋淵靜與兄仲中俱在龍氏師席與其三世講論而先公亦嘗與之交遊於都出入於學士司徒之門今予又與可廷子伯澄交遊篤厚世契之情誼豈偶然哉其

家故有譜兵亂遺軼伯澄懼其久而或泯也乃自十世祖諱袞字君章以下別其支系考其世次定爲一編題曰嶺口龍氏族譜授其從孫孟超請予爲之序余誼不可辭也按譜稱自袞始居九江仕唐爲持節使次子積徙居新淦之盤嶺積之次子懃懃生元高又吉水嶺口之初祖也五世至瑞甫號無心翁仕元初其歿也伯生先生爲之銘其墓其子季卿爲八作監副使三男可廷仕爲温州府長史于廷爲福州教授光廷爲東安縣簿尚書兵部辟叅行軍府事此其極盛也季卿從弟季實號濟川與揭文安公交遊仕爲萬億庫提舉可廷從弟時雨爲通州學正景盧號西碧爲撫州路學正景文爲瑞州教諭從子惠遠爲蔣家巡檢九霄爲蒙古學正惠遠子遵浦仕國朝爲靈副復以明經舉爲臨濠府同知時雨子

伯符爲光祿典簿調廣西田州長史卒於官此譜所載仕宦之顯者也其有居新淦縣治新喻湘潭蜀之松子溪又皆自嶺口徙居也伯澄仲子彥偉居於谷村又至正年末也予觀伯澄之譜其族不以戚疎而有所厚薄惟欲其族人子孫咸懷忠厚景仰前哲其用心亦廣矣而其家富貴隆盛時使有侈靡紛華而無有能篤於詩禮以訓以勗學古入官者彬彬然安能施於後世哉予所以重有感於先季大父之言而深重夫伯澄之用心誠可謂能繼先人之志歟龍氏宗族當共勉而守之後將益盛云

鏡方彭氏族譜辯疑序

甚哉公議之難明也而世謂嘗明於身後非謂國史之傳足以考信歟未也時移事去過其舊鄉詢其故老稱人之善者

無所佞諛言人之不善者無所避諱考其成敗之迹與其言之遺以推原其用心庶幾足以知之然猶未也國史固不足盡信賢人之隱德難知而凡傳記所說私家之所纂錄或友朋私與其所善子孫欲蓋其所親亦有姦諛未死之先逞其胸臆之見筆之於書以授其人令身後出之以爲信實是非錯謬又有甚於國史之傳訛昔人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欲知其人之善惡是亦在并視其子孫之隆替可以徵之也唐末五季豫章廬陵之亂極矣鍾傅起鄉兵策功至通顯已而驕恣其下復亂賴危全諷彭玕兄弟起而救其弊粗定一方傅奏全諷爲撫州玕爲吉州雖由傅所薦實唐室之命也楊行密旣背唐以自爲則脅江西從之獨全諷及玕不從仍唐刺史之號各守境土以拒行密則二人者特立不

從亂固唐之忠臣也厥後勢孤援絕不得已而奔馬殷未嘗
爲之臣也殷亦念同盟以客禮待之獨鄉之傳聞與私家纂
錄多毀其務報仇爲剽擊劫州人往臣於楚蓋是時全諷死
光稠降玠旣去而行密盡有江西鄉人亦有仕於楊氏矣玠
固楊氏所惡也則其毀短玠者非私怨則爲楊氏惡之矣玠
之不死宜必有以報唐室者不幸梁唐繼纂志不獲伸惜哉
又其事多散出於國史不得其列傳獨其子孫之盛有非私
家所得而抑之者蓋天之報之也故翰林危公太朴嘗敘其
族出於全諷建昌撫州之有危氏猶吉之有彭氏榮盛相埒
兩家善慶之積公議之明亦可得而徵也予友彭君子斐以
家譜來京師名卿鉅公旣皆爲之序乃以示予予頗通氏族
之學請著予所聞以考正焉譜稱彭宣氏事漢成帝爲大司

空而北齊陳留王樂其九世孫予按宣事孝哀以二千七十
四戶侯長平薨謚曰頃子聖孫業嗣侯遭王莽始廢而譜略
之成帝下距北齊將四百年未應纔九世疑上當有十字蓋
譜之增續傳刻屢矣微或有此遺脫也又云陳留王六世孫
景直值唐中宗爲禮部郎官其後有構雲天寶中袁州刺史
李景以名聞上遣中使齊延立召之至再乃行上欲官之辭
歸遣中使房嘉送之加賜束帛號其鄉曰招君有震山釣臺
石室其所居處今袁州宜春也予按宣家淮陽樂家安定而
景直但云世居淮陽豈遷徙不常故略之歟中宗時距天寶
未遠景直構雲非父子則祖孫耳譜稱構雲之子始家廬陵
而不著其先以何時居宜春予以他書考之蓋自景直之先
隋之季世而譜失其名不敢妄加蓋謹之也又云招君之子

茲憲宗時進士為進賢令三子伉侗維岳皆進士而侗登第在德宗貞元七年為令宜春父茲登第在其後蓋茲十七生伉十八生侗侗登第時纔十九茲登第時年五十二相去十六七年耳子以年少榮升而父差池晚達世固嘗有此也侗生輔信州長史五子玠其第四子其世德既如此譜稱其乾符初投筆舉義兵而不著其居里按史稱玠世家廬陵今吉水永豐故廬陵縣地南唐保大八年始置吉水旋廢雍熙元年復為縣致和元年始置永豐今永豐之沙溪吉水之豐口墳墓具在玠以後唐長興四年癸巳三月薨年八十敕葬長沙楊氏太和之五年也未有四年而楊氏國亡始歸葬折桂鄉之豐口玠之生當在唐宣宗大中七年癸酉起兵時纔二十餘耳州志稱平湖有彭玠疑冢所居必在長溪豐口之間

其為吉水人無疑也又云乾符丁酉謁鍾傅命鎮王嶺按王嶺在今吉水之蘭溪其上倉廩府庫之迹猶有存者其前有山曰張欽寨乃吳將屯兵對壘之所初玠以門第領胥徒為州從事即棄去歸鄉與兄弟治兵王嶺非傅命鎮也傳以中和二年觀察江西而撫州亂賴玠及全諷平之傳始上其功為刺史未嘗私謁傳也譜稱乾化初授檢校太保後唐長興壬辰加太尉封安定王以疾辭不拜予按乾化之時馬殷尚在羈縻莊宗克梁殷始入賀玠不與偕行其志可見長興封王之命猶且辭之朱温太保之命其不受可知矣然則但稱吉州刺史者固玠之志歟今吉州自唐初所置故無城玠始築宋季丞相江公萬里為守以兵少減其舊之半其故址襟山帶江雄據要害元季措置緒餘猶可想見少年起事白首

百戰干戈從容不廢講學真豪傑之士哉故楚國大司徒歐陽公以爲使吉州遇時得君當不在郭汾陽下不虛語哉然予嘗過華州仰思汾陽之風低徊其故里而訪其子孫又不如彭氏之在吉者遠甚彼此先後所得又何較哉玆長子世家廬陵顯者有博士齊太子中允應求賀州刺史君醇御史中丞思永程伯子其壻也其在鄱陽汝礪治平進士第一吉水豐塘有方迴寶祐南省第一人其在鏡方有應瑞應星應祈方界晉起予皆進士子美叔季新叔士龍九齡必達士傑禹玉德高子明子承仕皆有名吾子斐其後賢也增修是譜其善承先祖之志哉

東門胡氏譜序

先高祖莊山先生締交存與爲莫逆存與字榮祖有子揚從

高祖學文行皆醇高祖以其子妻之揚仕爲學官以卒其子士會曰小山先生又學於予家與其弟士能嘗出其譜系龍章索予之序題由是世爲親戚交游熟知存與公實出於南唐吉州刺史公霸之後宋忠簡公銓之五世孫也其譜系雖存於亂離之後而粲然甚明予不迷自存與以下爲吉水東門譜存與在元初家富累千金以保障功爲吉水州判官遂家焉翰林學士邵菴虞公銘其墓子六振揮揚拯持抃也振授浙東元帥府照磨揮授臨江路新淦縣主簿揚授建康路儒學教授拯授廣東宣慰司奏差持授順元路新安縣主簿抃授廣東元帥府譯史振揮拯持不祀士會士能乃揚之後士能有孫曰端方好文學工繕寫命學於予其欲繼前修之志不淺矣州判公之歿也葬於仁壽鄉之上槎其祀田遇亂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三
六
蕪廢士能出其私田三十畝歸之於公與族人共祀其祖而恐後人不知其崇拳之意也謂予通家子弟爲之序述其意以爲後人勸予不可辭也士能號小圃隱德忠厚今其此舉存宋譜復祀田繼先祖之志動後嗣之仁於胡氏承亢之功爲不小矣而豈將無所激勵歟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龍城毛氏族譜序

唐承元魏俗尚門第予鄉世家盛於唐至南唐李主又承唐祚力慕復其制作求其故家如恐不及宋得江南服其文雅衣冠 曹多所拔擢媼家龍城毛氏來自三衢有諱讓者爲南唐大理評事至工部尚書其子諱休歸宋即授銀青光祿大夫守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賜紫金魚袋守吉州迎其父尚書公就養於官不幸捐館州民爭留其喪因葬州之龍

城即而家焉其孝行有自來矣故世有孝子世有顯仕若毛孝子仁載於國史聞於天下當時若歐陽文忠襄恭陳公一時鉅碩或稱其文或敘其行如出一口若世稱毛拔萃者則諱應佺仕至殿中丞仁宗賜之璽書榮赫昭顯所謂龍城兩拔萃者是也若世稱毛神童者則皇祐進士仕至中散大夫輕車都尉諱君卿是也先祖濮州公吉甫於神童爲子婿是以知其譜牒之詳有在三衢者若開禧狀元靖康忠臣紹興臺諫在廬陵者若至正臺諫內翰其在龍城或父子聯科或兄弟接武外而州郡牧伯內而侍從法曹史書郡乘班班可考豈尋常俊傑所能及其萬一哉神童之後其裔孫省夫以孝友名家不忘其先拳拳於宗譜之傳請予記其源流以示其後之人也予以通家乃不辭而書此以弁之若孝子拔萃

神童狀元有路人之口碑具存不待予言也

吉水許氏族譜序

許氏姜姓春秋許男之後以國爲氏漢末靖劬兄弟顯名以汝南爲望族而其顯於唐者歐陽公所述宰相世系表詳矣吉水許氏譜出於譙國公嗣宗其上世與表合後五世有景先爲福州刺史家於福之石門爲石門許氏又六世至諱濟者宋端拱初始以進士顯名再傳至諱將者元祐中仕至禮部尚書謚文定始葬無爲軍而諱某者政和初徵之不起隱居於撫州臨川再傳而諱定之者以淳熙六年通判袁州諱升之者以乾道九年爲吉水學官因家於學宮之傍定之之卒也葬於袁州袁吉相去接境定之子克依於叔父因家於吉水之城南是爲吉水之許氏系兩派而皆出於徵士君者

也其遷徙由汝南而家福州在唐末五季之初由福州而臨川在前宋之末由臨川而吉水則南宋之初也譜緒自濟始闕其不可不知也予嘗讀南昌地志云漢末之亂許靖奔江南卒於豫章今南門五十里有石麟尚在即靖所葬處而晉旌陽令遜又爲之表其子孫亦往往居江西者予嘗詢其宗族雖久遠疏戚不同大抵多出於汝南蓋汝南之所積厚矣又嘗讀家乘獲聞先君子筠澗先生餘論知許氏歷宋至元居於學宮之傍者若升之子持已其孫文明皆博學儒者而澹然雲心父子與先大父竹梧先生交遊篤密大父之未出而仕也雲心禮爲西塾師其家子弟與鄉之俊秀成學者甚衆其居於城南者若東崖暘谷山梧雲東雲間諸先生相繼而起而山梧於大父爲同門元季之亂予家避水西山梧令

子茂明相與扶持尤厚予自少時識今武學訓導幼導攻文
急義先君子嘗慨然指以示予稱道其世家之文采雲心有
聞孫檢討南耕先生洪武中罷官來歸得侍周旋過從談論
又見其修續家譜而為之序慨然以門衰祚薄子孫失學為
懼然予觀之吉水比於汝南誠為不薄矣今頽仰二十年間
南耕與幼導皆卒而予皆為銘其墓南耕子鳴鶴出其家譜
俾為之序且曰予非求為誇大也所以卒先人之志也先人
之志以為修明此譜俾有易其所業者覩其名字之在列而
與祖宗不相似未必無所愧而改也俾有學而未成者觀其
祖先之所立未必不勉而用力以求其至也至於富貴則非
所論但不失為士以無辱於茲譜是則先人之所望於族人
也鳴鶴之言如此而必稱先人其厚意為何如哉予知吉水

之族將與汝南抗而後之許氏又必以吉水為宗也

吉水山原羅氏族譜序

吉水山原羅氏出於襄陽襄陽羅氏隋唐為甲族春秋江漢
列國有熊之後裔也予家譜載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王曾
為相士類翕集放進士榜得張唐卿以下三百餘人而吉水
流坑一門五董世豔其榮予先族祖以童科賜出身同年進
士襄陽羅拯字時濟仕為吉州推官而董氏與予家及古城
曾奉先龍城毛偕皆以同年而敦契誼推官遂留家吉水之
河口下浪鼓鳴岡是為羅氏之初祖也生三男長日宣字三
德師事太傅彭公齊公偉其才器以女妻之彭公世家白珏
日宣由是居於白珏之完塘擢慶曆二年楊寬榜進士與蕭
定基之子汝勵猶子汝霖永豐曾朝陽董淳之子修皆同年

而淳與推官公爲同年士論稱賞時相則臨川晏元獻公甚相愛重擢給事郎守祕書省著作郎知長沙縣通判邕州特勅守祕書承奉官生三男長撫辰出居於外次序辰嘉祐中舉進士皆居完塘其季拱辰字次緯生蚪字仲晦世有學行篤於教子是生棐恭字欽若以詩經學入汴京爲太學生高宗建炎初登李易榜者仕至朝散大夫知武岡軍政事蔚有時望其沒也文節楊公狀其行忠簡胡公銘其墓世稱不欺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始徙居螺陂之楓山生三子長齊賢以父蔭仕至瑞金縣簿次尚賢字子行以父蔭仕至從仕郎娶蕭氏周文忠公之甥也恩封孺人賜冠帔生如川周文忠公薦知黃陂縣始居螺陂之山原至今爲山原之始祖也一子曰弒生聖傳五子獻可復可與可廷可曰復元出爲族人後

予少時聞先君子與建可父兄仕宦交遊甚熟而螺陂澁塘之間蕭楊世家其地羅氏科第相望累有同年之好予嘗屢過山原復可之孫敬簡與一門羣從周旋款曲放歌縱酒文節楊公族孫子恭爲西塾師每與出其所藏名書奇跡世續家譜井然甚明有若提刑蕭公深夫所爲序與其家所自著者徒爲之擊節興歎其何先世之多賢而後嗣之尤盛也詩書忠厚之積豈不長哉予今年歸自京師敬簡遣令子持家譜示予叅之舊聞若合符節因文考實悉數餘篇雖然鄉衮之文章在是羅氏之先德在是其後賢之繩武在是予也晚生末學何能爲之輕重歟若敬簡崇令先祖率勵族人用心亦廣矣夫

夏派劉氏族譜序

叔恣劉君以明經起家爲令長沙甚有惠政考滿來京師公卿故人爭欲舉薦天子親擢北京工部員外郎繼而以所知舉選入翰林與纂書史乃以其宗譜示予其先在唐末有仕爲武功大夫團練使者提兵領安成因家於固岡傳至諱儒者南唐保大中徙廬陵之夏派其諱淵明者叔恣之四世祖諱表臣者叔恣之六世祖皆宋名進士分爲上下宅終宋及元仕者二十餘人入國朝伯述知山陽縣洋縣致仕叔恣之世父也伯迪處士博學能文性嗜隱遯七辭徵辟叔恣之父也孟恣爲岳陽丞叔恣之兄也詩書之積簪笏之傳照映先後叔恣以布衣再傳至通顯豈不有由然哉而叔恣高祖碧巖翁藏書萬卷尤篤意於宗譜修輯明備不遺餘力曾祖芳洲公大父楚山公當元季之亂保藏於傾覆流離之際無所

遺缺伯述伯迪以親之所愛惜也手書一編以遺叔恣遊宦所至携以自隨其所以拳拳於是者豈不出於常情萬萬哉嗟夫杞宋之文獻聖人爲之痛惜魯之分器不守春秋深致其譏然則世家宗廟之祀墳墓之守譜牒之存三者有失不得爲人子孫之賢矣若叔恣之祖孫父子真聖人之徒歟真足以爲世家之儀歟

泰和王氏族譜序

琅琊王氏自晉太傅導佐元帝中興存中華文物於江左三百餘年有功於世道甚大故郭璞嘗爲筮之曰淮水絕王氏滅淮水豈有絕哉太傅後家金陵者久而彌盛有譜牒南唐世擢王公崇文爲吉州刺史金陵之世家也其從孫贄字至之從之官因家於吉之泰和天禧初擢進士第有文武才深

見知於仁宗英宗初以禮部侍郎致仕官其子億通判吉州
以便養厥後世不失爲士淳熙中有諱化原開禧中有諱圭
者皆以進士得官其登名太學者比比有之元盛時有諱以
道字臣則者因張伯剛李道復遇仁宗於汴固邀從入京固
辭曰受父母命遊汴而已歸而弟子彌衆竟以隱終於呼此
其人非抱高世之節安能若是耶太傅公之遺澤未艾也其
子子與博學尤以詩名今行於世太祖高皇帝聘與講書擢
爲福建鹽運副使辭不拜其季曰子啓仕爲監察御史遷廣
西按察司僉事知崇慶州歸老於家子與有子伯貞繼爲廣
東僉事今歷官至中順大夫知瓊州府以子直官翰林修撰
蒙特恩即致其仕其榮盛爲何如耶又何其與先祖遭逢相
似耶直字行儉間持其家譜示予求予之序旣疏其事如上

而又必推太傅之世家明積善之不可誣也予居鄉時嘗登
青原山得侍郎公之冢又下墨潭山至中邨得通判墓碑旣
讀之爲之三復而歎與太史公登箕山之感無異其譜所傳
豈不信而有徵哉矧先公與子與君爲莫逆而子啓君之出
而仕也與先叔父同年幼時嘗及拜謁而不能知其詳惟瓊
州公念先君子之交契忘年相友雖班荆逆旅傾竭議論退
而思其風度凝遠中懷曠如久處而不厭往來思之而不能
已非真可謂老成篤厚之君子歟行儉亦甚似公而謹飭侍
郎公父子之名位事業將有繼也如是足以爲此譜之光華
使後之人有所憑藉扶持而世守之也矣

泰和歐陽氏族譜序

歐陽氏書神禹之後顯於漢晉至唐而率更公父子名位赫

奕再傳而微乃有後於吉至今不衰甚與予家相似也漢世予家受詩而歐陽氏治尚書至晉同預趙王倫之禍至唐初予家以武功顯而歐陽氏為相至唐中葉予家為吉州刺史而歐陽氏繼之因有後於吉歐陽刺史之擊黃巢也先祖朝議公又實與之勳力今其戰處故老猶能知之科名宦譜先後相望兩家世契甚不偶然又非他姓之可比也洪武丁卯予與歐陽允堅同舉於鄉又明年其弟允賢復薦春官得嚴之教授以歸往過之其族祖三峰先生出示家譜著自刺史八世後生工部尚書工部之七世孫仕後周為太尉家於吉之萬安宋太祖建國時太尉已薨太祖念布衣舊交追封為梁國公後七世諱德祖者自萬安居泰和蜀江德祖之兄諱毅為宋高宗護軍叅劉琦韓世忠之軍屢破金兵為秦檜所

疾困於常調其所受誥敕具在予先祖太原武襄王少隸韓世忠軍考其歲月又當時共事者也予既與允賢各自歎息相勉為紹述顯揚遂淹留蜀江者旬月別去十五年為永樂癸未允賢入為國子助教朝夕相見明年予知貢舉得三峰之孫俊而奏之擢甲科入翰林與纂修允賢以三峰之書與舊譜一編來求予序予謂鄉之氏族唐宋稍廢賴歐陽氏中興之其可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豈待予之贊美耶譜自刺史公以下皆文忠公所著尚書以下有監丞公所述與鄉之先賢周文忠公楊文節公胡忠簡公及蕭文林吳西林晏桂山朱古平文詞具在予無以加於其言者故敘其世契如此是亦重相勉之意蜀江之譜與瀧江之譜相照映無疑允賢之居蜀江纔八世云

廬陵官草彭氏重修族譜序

元季之亂先君子筠澗先生以至正甲午招諭江西至吉安時文水東盡爲賊所據家燬於兵往來依止水西廬陵官草路當要衝義士彭君寶林與先君尤厚善故以女妻其子寶林慷慨雄傑初以鄉兵破走蘄寇復吉安城功第一授水軍萬戶歲壬寅天兵南來即知事不可爲取所授虎符北面再拜焚之號痛欲盡念其父九十餘內顧未忍絕而復甦遂杜門不出子志道代領其衆因內附從常遇春下贛與朱文正守江西有功不言賞亦自免歸寶林竟先其父卒先君子爲哭之哀言其父源源翁平生勤儉貨殖累千金布衣糲食不妄費一錢及遇亂勤王寶林將兵在外翁調饋餉給賜與日費千金未嘗吝惜予皆不及見之矣見其畫像生氣猶凜然

也及登其所居齊壽之樓雖兵燹僅存鐘鼓在虛樓前古木數章枝柯切雲下臨清池遠山如画想其意氣之雄凱旋飲至徒屬賓客之會於茲也可謂一世之盛哉而志道兄弟尤豪爽好客輕財重義綽有父風嘗盛服馳駿馬射鵬擊劒劃然長嘯疑古河朔間俠士然最睦於宗族皆誦其家譜如流水謂予序之不果爲後其族弟志昭與予即其始祖鈐轄公所居遺址在官草路西之塘南地勢寬廣規制尤壯予爲徘徊久之志昭復出家譜示予謂其少孤貧無依賴寶林父子鞠育教誨以至成立寶林歿時以家譜爲囑先兄志道不幸即世志昭又多病恐一旦溘先朝露日就隱昧子孫無聞知盍爲之序以傳予甚感其言而亦以事不果爲未幾志昭亦卒今永樂甲申志道之子雲路以隨龍功擢錦衣衛百戶其

弟雲龍就省之以其家譜來雲路遂補其父而下若干世并述其父及諸父事著爲小傳而序其端且曰吾父之意也於是志道沒十有五年矣按譜自漢司空長平侯宣世家淮陽九世至樂北齊陳留王孫景直事唐爲禮部侍郎居袁州宜春孫茲爲進賢令生子倜爲宜春令始居廬陵之隱原子輔爲信州長史五子散居於吉水永豐之間其諱玠者是爲吉州刺史其後益大玠十一子其諱彥昭者爲靖江節度使年百餘歲薨於永豐沙溪之第彥昭十五子其諱師奭者生德顥字子昂南唐駙馬都尉始復居隱原有儀衛五百餘家大興第宅官爲陶甃於永和貴振江鄉五子皆賢曰吉壽堯嘉喜堯仕至大理評事生程字萬里贈諫議大夫萬里生應求號南國詩人仕至太子中允贈金紫光祿大夫應求生思永

仕至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賜第和州因葬歷陽焉程伯子其壻也史有傳夫人晏氏丞相殊之兄二子曰衛曰衍皆徙家歷陽衛之子曰諮始自歷陽來歸因獵於官草之塘南犬逸入叢薄中不見夜伺之若有祥光起焉明日遂芟其叢薄治第居之是爲鈴轄公自湖南歸官草塘彭氏之初祖也六世至諱端者見所居東面周坑有孚惠神廟當大路一夕大風雨廟屋神主皆拔去他所端兄弟素饒財喜營屋室以爲天授即徙居之是爲寶林之父也由是而家益饒嗟夫彭氏自唐歷五季宋元至於今數百年代有顯者譜牒明信是大有異於庸衆人者子孫豈可以庸衆人自棄哉雲路之祖父所以重慎譜牒之意在於持守其身不辱其祖宗非徒以誇示而已也

永新逢橋左氏重修族譜序

先七世祖評事公敬之禾川劉丞相冲之孫女壻也由是禾川宦族多與予家往來交友逢橋左氏其一也有諱詢者舉進士爲國子四門助教於丞相爲妹壻其諱戡者奏補郴州郴縣簿丞相之女夫其諱顏者宋天聖丁卯王堯臣榜進士殿中侍御史諱書言者元豐壬戌黃裳榜進士朝散大夫諱友德者建炎戊申李易榜進士朝散大夫倉部郎中其諱師召者與猶子夢高同登嘉定己卯蔣重珍榜進士第其諱譽者開禧己丑毛自知榜進士仕知黃州以朝奉大夫直寶文閣守本官致仕其弟擢寶慶壬辰徐元杰榜進士爲景陵尉一門死義廟食岳陽朝廷嘉之賜諡忠愍其他舉進士及第爲顯官相望後先終元至本朝仕者不絕予先世或仕與之

同年官與之交代學與之同業文字與之相酬答至於父子兄弟聯魁接武事又與之相類也考其先世有諱鄴者字富書潤之丹陽人南唐保大中避亂來禾川見地名有左坊而山水又奇勝因定居焉傳十世至諱利見者春秋學有名宋淳熙丙午江西舉進士第一嘉定戊辰鄭自誠榜登第終迪功郎潭州攸縣尉而宋將亡矣乃敘其族譜欲鑿之石事未就至十二世孫敬又重修之而鋟之梓實宋咸淳丙辰至元庚戌有諱寅孫者一名敬自華容教諭歷官承事郎監萍鄉州務本其祖父之意而復修之始列其仕者爲衣冠圖於首篇以顯其先而勸來者又將爲亭於始祖之基而扁之曰一初買田以供祀事而歲時會其族人竟未克如其志後三十八年爲至正丁亥其子善詠兄弟告其族兄昇謁文於一時

名卿士大夫而鄉先生申齋劉公麟洲龍公皆爲之序刻梓以傳會其從兄英祖卒族人出田構屋率其先志又六十年於此矣十七世孫彥沖兄弟復取其舊譜重修之不遠千里來京師求予序予感世契之重信舊聞之審聽彥沖之言又知其今徙居安成去禾川爲甚邇不曰安成譜而曰逢橋譜其不忘始祖之意爲有在而譜之修續固可嘉尚若祀田構亭又必以次修舉若詩書之習尤必以時勗勵敦睦之意忠厚之傳禮義之厚尤必致勉而此譜所恃以爲存亡者也彥沖初不識予族子庭萱以書來且致其意予是以序而爲彥沖勗不惟以告其族之人於庭萱亦以是語之庭萱自予吉水遷敖城自敖城遷安成與彥沖事尤相類者故宜各勉焉亦通宗相傳之義也

南昌劉氏族譜序

南昌劉君允佩洪武甲戌進士今仕爲懷慶知府以家譜授予爲之序允佩予鄉安成之故家也乃祖樂溪先生諱觀行字大素與其兄觀國字大初皆博學儒者而尤邃於醫大初以至正庚寅徙居南昌逮壬辰之亂至乙未乃祖樂溪亦將家避兵南昌城中遂家於東湖之南一子從周克大其業允佩之尊君也樂溪生七月大父太史公筮仕判安福先公在侍有同年之會六十年於此矣樂溪之沒以洪武庚申予不及見之也今幸與允佩相識而且以譜序爲托予豈能忘情哉安成劉氏出於晉太守遐奉母魏氏夫人家於官所有三子曰賦曰賒曰賄生禮禮生三子曰承貺承崇承美承貺之後析居上村上成太和承崇之後居於永新之中村後隆吉

水之夏璜富溪永豐之白茅而後隆有丞相楚國公沖之爲
尤顯承美之後居於下村元豐中雲龍先生弁爲尤顯承貺
之後亦競爽代不乏人允佩之所從出者也雲龍楚國之盛
吾知其將有待按譜承貺生謙謙生錦錦生嗣嗣生立節立
節生徑徑生煦煦生若深若深生邦臣邦臣生時升時升生
體體生洪極字建甫與先祖俱爲宋宗壻時稱郡馬郡馬生
炎意炎意生務本始得劉河間之術名譽翕然樂溪先生之
父也此允佩之先十餘世之所積累也族有異姓者出之無
嗣者續之昭穆失序者正之子孫不許爲僧道喪祭不許從
異端婚娶不論財賄宗族不論貧富有事必告於宗子守名
節不得爲人奴隸保丘隴不得傷其薪木凡此又皆其家法
之存於譜者猶可考見也嗚呼此譜者何可一日無也然考

此譜自晉至今千有餘歲承貺之後蓋數世乃至謙謙必非
承貺之子承崇之後數世乃至景洪景洪亦非承崇之子也
景洪本名宏譜避諱作洪實楚國公之大父也楚國少時從
學於予家而遠祖妣又楚國之孫女炎熹之娶於左氏也亦
予族祖之媀姪故以他書考之而知其必有誤者允佩尚信
予而正之也至遐自從走而從玉者非是系出彭城楚元王
之後與長沙定王發不相干者允佩之所自考據得之矣

永新東門張氏族譜序

永新東門張氏系出清河房唐書宰相世系表詳矣後唐時
有諱德廣字漢弼者青州清河縣平陸人也以清遠軍節推
員外郎監永新鎮因家焉卒葬勝業鄉曲觀寺生三男孟氏
居永寧新屋仲氏居定里鎮時永寧尚未置縣也季氏諱愿

居永新東門愿生鵬鵬生誠誠生廉字本潔仕宋為修武大
夫虔州兵馬都押衙廉生端字仲厚仕為評事端生伯英伯
英生志字信道贈訓武大夫志生成字全美邵州新化縣尉
贈朝請大夫成生綱字德堅筮仕靖江府戶曹石湖范公與
鄭尚書丙清皆器重之四魁漕貢登淳熙八年進士第分教
武陵知靖州平蠻有功郡守姚桀薦倅福州兼西外宗丞官
滿得俸錢二百萬辭不受除知郴州入對垂拱殿寧宗嘉之
嘗進孝治類編為丞相京鏜所歎賞其他著述多行於世其
歿也葬劉相聰明臺下左碣丞相益國公撰文右碣章尚書
穎撰至今具存此南渡之初猶顯者也綱生淵字明之初以
蔭入官後廷試特奏名卒官承議郎知江陵縣淵生棠字景
召以蔭補將仕郎棠生焞焞字晉叔有文武才略佐呂文

德幕府後仕至臨安府鈐轄遇明堂恩賜金帶時稱張御帶
家以此也焞生垠垠生鑰鑰生性初性初生斯覺仕天朝為
同知謫官德慶以卒是為山隱先生山隱生成器字子檝是
為楫川先生生叔豫字順動永樂乙酉試江西第一擢進士
甲科為翰林庶吉士熾生暨暨生銓銓生與浩與浩生文惠
號晚香翁生崇德力孝篤行與叔豫以宗譜求為之序見其
家世顯榮成之弟輩仕為靖江提點贈正議大夫綱之弟錡
以易經擢魁終朝奉郎鑑以父蔭仕知橫州鑑授承信郎鐸
仕為湖廣總幹通直郎賜緋致仕淵有兄潞仕知昭州累贈
中散大夫有龍川集行世弟湘與朱子為友仕終迪功郎監
隆興商稅溶授成忠郎洞滌皆領薦書濂授儒林郎洙三舉
奏名漢終知化州潛迪功郎淇修職郎棠有兄樛歷官朝奉

郎福建帥司叅議弟樗贛州司理樟迪功郎構武岡僉判棟
中童科機蔭授監征焞有兄燧登仕郎焄武義郎累贈正議
大夫焅焆焇焈並登進士第宋之亡也圻有兄坦字履翁登
仕郎學士院檢閱丞相信國文公以彭震龍戍永新大姓譚
張顏氏傾家奮義叛將劉槃潛引元兵至力戰不克張氏八
十一房皆與其難獨廣翁厚翁兄弟數人得脫終元之世無
顯仕者至今又三十餘房天之報善人將必有復盛於前者
豈不在今日歟且張氏盛時第宅阡陌臺榭相望今或鞠為
榛莽而子孫猶能守其遺經駸駸復進於顯榮則其遇難者
適足以彰其忠義之傑特若揭文安公所謂前乎三代之所
未有以彰宋德之休明者不其信歟又嘗讀郡志云吉水有
張欽寨者楊吳遣欽擊彭玕於此對壘後玕與戰於楓岡再

戰再敗遂奔馬殷欽因留鎮永新以遏之與此譜合而名字
皆不同者又不知何以云也且唐末自楊氏據江淮與青齊
接境監鎮公青州人其必仕於楊氏而譜曰後唐者其又他
有所據歟崇德叔豫今方修續此譜幸以他書考正焉

送葛維彰歸廬陵序

宋太史黃庭堅仕吾廬陵時葛敏修先生實從之遊後太史
與東坡同知貢舉得敏修之文相賀以爲異人由是名起雖
敏修之材學有過人者而非二公亦不能如是之傳也今太
常清隱敏修之後人也其兄維彰在太祖時有以其名薦者
今年始赴京師以老得歸清隱求予一言贈之曰使他日有
傳也予曰君兄弟固無愧於先人矣若予者豈不有愧於東
坡而何敢望爲君傳也哉雖然維彰歸而教其鄉人子弟以

修其德將自有不可泯者而何慮其不傳也哉而何假他人以傳哉

送劉君孝章歸廬陵序

學必有師傅朋友講習而後有所成不然雖至白首猶為僻學也豈惟成德文藝亦然余少時先君子教以書輒舉所聞於太樸危先生伯琦周先生而泝其源於趙吳興以上未嘗自為臆說也及教以爲文輒舉黃文獻公歐陽文公之說而泝其源於曾王歐蘇柳韓班馬董賈先秦以上極於六經之奧未嘗自爲臆說也及進而語諸道德輒舉所聞於大父竹梧翁而泝其源於劉靜春楊伯子以達於關閩濂洛又未嘗爲之臆說也是以一得之愚間有所見者實先君子師友之傳講習之餘所及也繼而登朝以所爲文求正於平仲蘇先

生先生與先君子受業於黃歐爲同門於是傾竭所蘊爲予言余始益有所見焉詹君孟舉在元嘗及子山巖公之門又嘗聽教於危周二公於先君子又同門而予與詹君同官爲中書舍人悉心咨問又盡得其說與先君子之言無二不舍晝夜思惟至於今僅若有一髮之見至於道德則自先君子既歿世無復有講論及此者是以碌碌將爲庸人之歸方慨然而自歎也廬陵劉君孝章家世忠厚父兄宗族各以道相勗及授徒環州嘗與予友胡君光大遊予亦聞之甚熟也去年光大延教其子予亦遣子從之遊孝章甚勤於學嗜爲文與書而其此來也其尊君惇信先生欲其講於京師亦若先君子之望於予也惜乎爲文爲書吾黨有大愧於危詹諸君子而道德之懿則又茫如捕風雖談論且不能得其髣髴矣

何以副吾孝章之意而承其尊公之志於是孝章將歸懼無以復其尊公也姑序予之所就者以相解歸而求之家庭涵濡簡編之講論將必有大過人者異日重晤孝章又必有以副吾之所望夫廬陵螺江二程之從周子實始於此則廬陵固濂洛之淵源也俯山川之餘輝寧不有超然而獨悟者歟孝章毋若予之徒自愧也

送周氏崇縉歸文江序

余嘗侍先公得聽教誨於雪江周先生先生仕元爲東宮說書生平慷慨好義其出而仕也與其子直俱子直得補太學生此在元盛世天下方以進士爲至榮先生得官未上而子直卒即棄官歸其喪因循禍變崎嶇江鄉不自悔惜先公與之交莫逆嘗爲余言而子直之妣先大父之女兄也由是知

其家世之詳而喜與其後進交遊雪江先生旣歿余獲與其猶子子用同爲縣學弟子員交遊益密嘗往來其家子用諸子姓皆好禮而甚文余嘗與之登崇岡以延眺濯清泉蔭嘉樹賦詩飲酒醉而弈棊達旦笑語不寐其時雖曠蕩不檢束然狎而能敬余嘗信子用之善教而諸子之森然競秀必將大有成也於是俯仰十餘年間子用亦棄子先亡余再往過之其諸子猶其在時前年覩江西薦書而崇述兄弟牽聯得書去年余讀進士卷廷中天子親擢崇述兄弟居二三以二蘇期待之於是崇述之弟崇縉來省之蓋崇縉少孤在羣季中特淳謹遇我特厚其學又勉焉而未可量又將有光耀於崇述於其歸也序之如此云

送養蒙羅先生歸廬陵序

國初時鄉先輩復仁羅公朴直無華受知先朝以弘文館學士致仕而歸玉帶裘馬之賜焜燿閭里未幾卒上思之不已即求其嗣將授以官而其從子養蒙以疾辭上亦不能強起之養蒙肥遯山林以詩書自娛從而受學者亦弗拒也於今垂四十年矣先朝至聖至仁天地之量於是亦可槩見其萬一而養蒙豪傑之才韞於煙霞泉石之間時時發於議論見於文章則人亦未必盡知而天之所以報之者蓋甚厚而不薄也予家君與學士君之交莫逆也由是養蒙與家君往來亦密而予因得識其爲人及壯而歸自京會於文江之西謔溪谷平之間學士君之風流固在每高談劇飲坐客盡傾間語予曰吾無以報國家吾將訓吾子孫以爲國家之光吾老矣死且不朽亦先季父志也予甚壯其言及永樂甲申予知

禮部貢得汝敬之文而進之蒙上恩寵擢之入翰林在二十八人之列則養蒙君之令子也又日與之游恂恂然務學日夜思所以承君之志於是益知君之善教其子而其前所以語予非虛也又明年乙酉君來京師入見退就祿於汝敬未幾而歸興如建瓴矣其仲子汝完又乘舟來迓之予惟君之出處從容誠有道之士也孟子所謂進退綽綽然有餘裕者非羅君而誰與君之壽考康寧之福以爲江鄉之重者天之所賦未可涯也

柏臺思親詩序

江西道學之士自陸夫子務以力行爲先今學者恥爲文藻浮華其於世教非小補也其爲衆人所慕而興起尚如此而况於子孫乎家君以洪武辛亥主考江西鄉試得臨川陸先

生昂夫薦之而知其文安世家也歷官華陽衛輝歸老而令
子以賢人君子舉守沂州既歿而廣平以太學生爲監察御
史於衛輝公爲嫡孫沂州公爲冢子三世繼承仕而益顯是
衛輝公以過八望九之年致引壽考所以教育之如父母之
存也衛輝公見廣平之成立亦若沂州之存也是其處也不
能無思也今廣平之出而仕也祖孫之情相望千里安能無
所思乎此柏臺思親之詩諸君子所以爲廣平作歟廣平之
思親也出亦思處亦思其思亦非尋常之可比也思昔沂州
之情豈料其先父而隕伉儷俱逝遺孤孑然俾以重累此非
人情之所願而孝子之所不忍聞固銜哀於罔極而抱恨於
九原者也衛輝公之情固不料其子先亡也又豈料其享有
多壽而及見廣平之成立至於今日如是之盛耶是沂州有

餘未盡之孝在廣平之所思也衛輝公有餘未盡之慶在廣
平之所思也所以慰其沒而安其存者之心在廣平之所思
也廣平之思豈尋常之比焉然則固非徒思之爲尚也思如
文安公之道學修明然後爲能不墜其家聲也柏臺之思又
宜乎其思也文安公在當時政事奕然有聲而仕不至於柏
臺也有材而無時也衛輝公沂州公既不愧其先而仕不至
於柏臺也遇於時而無命也歷世沖和萃於廣平思所以稱
柏臺之任必求無愧其家學也歟

西游集後序

予友康君以寧吉之永新人洪武甲子舉進士爲太平府推
官謫居橫浦二十餘年每歲集其迎送序述悲喜離合與翫
物適情之作皆在焉以較其今昔學問所進與交朋往來歲

時事物之代謝可以備閑居之覽而非有所刻削以求工以誇多而鬪靡徇外而爲人也前序范君仲綸作稱廬陵文章自歐陽後世有傳續其論當矣特未知吾廬陵詩人之源流也始自周末有避秦者九人隱於玉笥多爲四言詩刻之石間郡人往往效之而廬陵之四言始盛漢封安成王長沙王而淮南王賓客多往來荒祠古冢鏡文俱存至晉許遜郭璞殷仲文皆遊廬陵而五七言復盛至唐杜審言爲吉州司戶始大興詩學廬陵之律詩尤盛吉詩人堂之作由是也南唐劉洞夏寶松擅其家宋盛時彭應求稱南國詩人江西詩派葛敏修擅其雄諸體備矣至元初而范德機授學於楊學睡學睡之子又從師德機即邵菴虞公所謂得范公之骨而廬陵之爲歌行者大盛不可悉數若永新吾得一人焉曰萃樂

吳先生以寧鄉先輩也宜其所得者有緒故不求工而自工歟康君未老幸而所作當益富他日歸鄉拜詩人堂而重論焉屈伸榮辱進退萬變而性情之樂易如一日雷電風雨晦冥萬變而日月之光景常新也康君其必有以惠教我乎

黃仲聚同聲集序

盛唐詩人江右不多見其下如鄭谷盧肇輩不足上擬高岑何其作者之寂寥也故元之盛而范揭二君子卓然超於千載之後雖雄視一世作者繼起至今復大盛豈非嗇於前而豐於後理固然歟予徧讀近代與當時作者之詩於予鄉里冀其復可雄視一世者得兩人焉鳳儀李君仲聚黃君也予嘗欲與二君作詩集序因循不果者二十年今年南歸偶得與黃君相見遡文江一日盡得其所謂同聲集者讀之終日

而不厭如遠行客過故鄉山水之華室居之麗者舊之逢迎
應接不暇何其快也予之所欲追蹤古人者君輒能高步優
入其間予之所欲出新意稍自凌厲者君輒能脫穎而出吁
何其得予心之所同然者歟此獨未足以知君之趣深造之
妙也君壯遊湖海學窮高厚而遯跡山林不涉塵累超然遠
覽殆陶彭澤初年之所未能及也又豈若盛唐諸君子工於
爲藝而至於斯歟他年予亦將乞身於朝歸而與君謳歌擊
壤取三百篇而和之使范揭二君子亦有光焉是又區區之
志也黃君以爲然乎

吉水莊西十老宴集詩序

蕭侍御楊忠襄文節之里至本朝之初有十老者道存先生
爲之倡和而隨之者蕭之良曰從字與善衍字樂善楊氏則

思忠思文道濟廷璋彥璋彥敬劉氏子通合而命之曰莊溪
十老相與月爲一會會必飲飲必賦詩循環然亦時有嘉客
若歐陽先生師尹孫廷望廷璧聿修家季父原祿雞魚蔬筍
取具隨時而文字之歡樂近所未有也且孰無老者田農草
坐未足與此樂也孰無宴者羶圍妓押未足與此樂也孰無
詩者孤嚶寂詠未足與此樂也陶淵明而得十人者其必不
爲虎溪之遊也矣若此十人者偶聚一堂偶爲一會猶足爲
後來者之談而况皆文皆賢皆壽連會而連歲也哉蘭亭數
篇猶或以傳而况此盈帙也哉然予平生亦嘗敘論天下是
編也僅於吾吉水見之且十老者今皆有後能文樂善令子
仲素求予序則十老者又前顯後賢也難矣哉仲素諸賢勉
焉老而繼焉予時謝事則將繼予季父爲嘉客也

蕭氏流芳集序

蕭氏流芳集者泰和蕭士信集其先叔祖其父與其所得名公賢士大夫詩文若干首習而傳之將遺其後之人流芳百世也故曰流芳集集之意已勤流之意無極而是芳也非若凡草木之花卉熏焚之煙燼一時俄頃過目感心而已也文章關天地之運開人心之善其發也有所感則其感爲無窮矣故金石可滅而文章不可滅者爲是故也士信世家泰和之南曰清沂其先世藏書史圖畫文章至多兵亂蕩毀故所存者惟是而已而元末博碩鴻藻之士天朝瓌偉名德之作皆萃此集讀之皆有感動於人也其叔祖得周號自愚翁善畫龍寄迹老子法中至今稱自愚龍有名蓋得之大玄子有傳受也鄉先生達如進士雲章劉公侍郎子高劉公國學子

所蕭公海桑陳先生尚仁蕭先生錢塘士謙高公進士清江聶公器之子貞胡先生皆推重其人謂其畫特餘事耳士信尊公以德少孤事母孝作仰事堂以奉燕處侍郎劉公所扁記御史陳君仲述學官廖君自強進士陳君士瞻先輩子與王先生進士子尚蕭先生國學嚴君從禮校文尚仁蕭公皆有題贊如出一口士信往年識予京師予友蕭子放姚與成皆爭言士信善士可交繼而兩浙名貴人爭譽之若狀元禮部尚書任公克濟侍郎張公子平翰林劉公三吾陳公子魯家父及予所交者中書承敕近侍能詩者皆有贈言而陳君仲述爲記其清沂書隱學士劉公三吾又詳爲之序序其善畫又不在當時人有名之下者獨予兄弟得相與往還鄉曲也其人可稱而畫又可喜諸君子至以顧陸期之是亦足以

自致不磨矣況又得是文章之重疊也歟是可以流芳矣其
其他翰墨圖畫亦稱是好事者過清沂停驂繫船借而一觀
亦平生之快也士信昆季諸子森立可羨幸世守之

蕭齋清意詩序

按世說云蕭齋之所由起也始梁武帝造寺時蕭子雲飛帛
大書蕭字其中後李約買歸東洛建一小室翫之故曰蕭齋
也如約者可謂清矣然未知其用心果安在也吾鄉文江白
沙蕭允文曰吾齋有清意也士大夫多爲之詩予請言其用
心焉想夫一齋之中盎瓠之不親緡斛之不計牙籌金鑰之
不係其身而車馬喧囂市利之不接其耳也而居又甚得其
所也隔江之山如東山仁山雄深厚尊秀麗奇拔朝陽夕陰
春雨秋露風霜冰雪雲霞煙霧變化呈露俯臨几席高出檐

楹而又下瞰滄江厓傾峽束天日沃風濤起聲颿檣動目與
巖姿壑態連延顧矚於是者悠然清意可掬矣何必子雲之
飛帛哉異乎世之用心也今夫好古器物者人以為清好法
書名畫者人以為清好深居簡出者人以為清好蔬食飲水
不接流俗者人以為清謂陳文子潔身去亂而可謂清謂虞
仲夷逸隱居放言而身中清莊周列禦寇言談之清也是皆
其形於外者未必其徹於裏也夫謂之清意意者心之所發
也反而求之則思過半矣故予嘗爲之說曰清天月皎午夜
之無雲微風澹波春明之嚮暖茲清意之如我心之所同然
也哉邵堯夫謂人之知味也意得於我物無不可對山川之
清與古器圖史音樂居處服御之清清意固在也言若莊周
列禦寇而不汨其高虛隱若虞夷而不清於固必當理無私

而至於仁也心齋坐忘而用心中徹可見矣豈係累於一齋之居求世之所謂清事翫者而實汨汨然役役然與求之田舍之汚濁何以異哉吾所以爲允文言之不如是也邵子所謂人鮮能知者不難知也知其意則知其味得其意斯得其味矣允文曰蕭齋清意也必誠其意意如斯而已誠則明矣明則清之至矣

南山耕讀詩序

予邑東南二十餘里有南山幽棲云南唐時韓熙載嘗遊其間而詩人劉洞之所隱居也地以故得名其溪澗之縈迴巖谷之隱映誠隱者之所樂也予父友靜隱劉君嘗闢館於南山耕稼樹藝以佚其老而延致一時碩學之士爲子弟師與之觀遊論辨予少從家君過之見其方鑿池種茶樹花果經

營締構雖一別墅而公之胸懷灑落設施合度予時雖少私心歆慕謂即可以推之其他而豈徒以佚其身而已哉是誠可遺之於其子孫者也後十餘年過之則君已物故家君復率予訪君之令子子涑則絃誦之聲琅然子弟後先賓客娛侍與君在時無異者而昔之所鑿池已可舉網擊鮮茶之種者可采而淪果實可供具而花卉之榮者爛如也子涑躬耕甚樂談理甚勝家君爲之擊節歎賞曰幸哉故人之有子也今又十餘年於此矣家君久捐館舍子涑令子仲鐔舉進士來京師以士大夫所爲子涑作南山耕讀詩求爲之序予述其事俾世之讀書講學與力穡者皆務本而有成効庶以爲勸而且識予之感慨焉

西江志卷第一百八十三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columns]



